

亞非諾甘諾夫著

曹靖華譯



懼

恐

文化生活叢刊

XXIV

懼 恐

著夫諾甘諾菲亞
譯 華 靖 曹

刊叢活生化文

種四十二第

人物

包樂亭

教授，六十歲，生理刺激專門學校領導者。

華連錦

其女，堆塑家，二十三歲。

薄布洛夫

華連錦之夫，教授，三十八歲，專門學校試驗室主任。

查哈洛夫

六十五歲，古代東方宗教史教授。

葛爾曼

包樂亭最愛之弟子，專門學校研究生，二十八歲。

王甲梭夫

專門學校書記。

亞瑪利亞

很年老的女人。

葉琳娜

女黨員，三十歲，專門學校學術工作人員。

蔡好為

黨員，三十三歲，研究生，葉琳娜的丈夫。

娜達霞

小姑娘，十歲，蔡好為前妻之女。

克拉拉

女黨員，六十歲，在工廠工作，監查委員會委員。

胡塞根

哥薩克人，黨員，提擢研究生。

聶夫斯基

黨員，專門學校校長。

主席團的一位不發言的人。

女檢查員。

第一幕

第一場

包樂亭教授裏的客堂。放着在研究室裏放不下的書櫃。台座上放着用濕被單蓋着的很大的粘土模型。這是包教授女兒華連綿的堆塑的作品。

葛爾曼（唱着奏着琴和着自己，低聲的唱着歌詞。只有羅曼斯的最後一節歌詞提到極高的聲音。）

韶華逝去了，狂暴的熱情

吹散了青春的幻夢——

我忘却了你的嬌音，



你的仙容。

心靈在陶醉裏跳動，

爲牠甦生了

神聖，靈感，

生命，眼淚，癡情……

〔華蓮鎗薄布洛夫和包樂亭聽着〕

包樂亭 真是好！唱着多麼好的情歌阿，不是麼？沒有法子——永久的無疑義的刺激，從

有人類之初的第一天早晨到人類最末的那一天晚上——只有愛情，飢餓，憤怒，恐

懼……呵，你這次出差怎麼樣，薄布洛夫……

薄布洛夫 很不錯，很好……好極了……

包樂亭 是的好極了，可是爲什麼呢？因爲是從無疑義的刺激論來的。一切人的行爲都

是在四條鯨魚上站着的。人愛着，怕着，氣着和餓着。其餘的一切都是由這裏出發的，

——是的。藝術家也只應該談這個。華連錦把我的刺激論應用到堆塑術上去，她也作出了極好的作品。如果展覽會上她得不到第一名獎的話，把我的鬍子拔了。評判委員會現在一來你就看見了。她比他們一切人都有天才的（做着手勢）——我的華連錦。

葛爾曼 你要得獎賞呢，華連錦。

華連錦 我的丈夫是另一種意見。他不愛。

薄布洛夫 我不過不能分別牠的好壞。

華連錦 如果你要是評判員怎麼辦呢？

薄布洛夫 我一定獎勵我的女人。

葛爾曼 薄布洛夫對人對物失了自己的意見了……他到外省去出差受這樣大的影響。

華連錦 小我的思想他都怕把自己的有稜有角的個性損傷了。可是事實上……你不

過是一個不死不活，無聲無臭的人，薄布洛夫，你同小兔一齊糊塗下去了……

包樂亭 華連錦！

薄布洛夫 或許的確是這樣的……

包樂亭 你瞧，一個月沒有同丈夫見面，在頭一天晚上就……唉！沒有涵養，沒有涵養……

……是的……跟人家學一學吧。（指着葛爾曼）開着會，決定着前途，可是他在唱

看羅曼斯，開着玩笑……葛爾曼，真不錯，你的全族都好像橡樹一般——教授，博士，

參議院議員……

葛爾曼 就是這——參議院議員……博士和議員的兒子才不能作助教呢。將來得助

教的是鐵鏟匠的女兒葉琳娜……她要出洋呢。

華連錦 葛爾曼，涵養的模範！

葛爾曼 黨支部堅決的把我的候補撤消了。

包樂亭 問題到上級機關提呢。我自己有權來選擇助手的。此刻在上級機關正在開會

的。我們派的王甲梭夫在那兒出席的。你放心吧，葛爾曼，你是很有天才的，很配做接代人的。並且，王甲梭夫給葉佛連打過電話而且同亞力山大談過話。都答應援助的，不是嗎？

葛爾曼 他們答應……

包樂亭 噠……機密，密謀……

葛爾曼 呵，那我就相信吧。

華連錦 你是幸福的，葛爾曼，你一切都成功的。

[鈴聲。]

展覽委員會吧？

葛爾曼 可是突然又是查哈洛夫呢。

[緊張的等待着。查哈洛夫入。]

包樂亭 查哈洛夫！稀客。欣幸得很，欣幸得很，坐吧，我們這裏有新聞……葛爾曼要作我

的助教了，到德國去的，可是華連錦的堆塑要擺到紅場上，明寧和波讓斯基的地位。一切都順當極了……是的，我有女研究生——葉琳娜是女黨員。就是提議組織研究人類行為研究所的那位。說研究小兔的行為夠了，應當來研究人的行為了。阿現在的青年正愚昧着呢……你對這有什麼話說呢？

薄布洛夫 人的行為是政治家作的事，可是我同你是生理學家。

葛爾曼 生理學要排斥政治呢。人的命運不當在執委和黨支部解決，而應當在生理刺激專門學校解決呢……

薄布洛夫 這話葉琳娜沒有說。

葛爾曼 說這話的是我……

薄布洛夫 我在出差這一月見到的真不少……我同政治也認識了……管理人的方法比管理兔子的方法更其多而且複雜了。

包樂亭 是的，管理人們不是這樣簡單的。

華連錦 這真是有趣極了……對人同對小兔一樣的。到丈夫耳朵後邊搔一搔癢——他就溫善起來了。

〔鈴聲。〕

來找我們的……（傾聽着。）

〔王甲梭夫入。〕

華連錦 王甲梭夫！

葛爾曼 （跳起來。）呵，勝利了嗎？

華連錦 可以慶祝嗎？

王甲梭夫 （少停了以後。）坍台了。

包樂亭 說笑話的吧，王甲梭夫，你說笑話的。

王甲梭夫 我不說笑話的，包樂亭，坍台了。

包樂亭 可是葉佛連怎樣呢？亞力山大怎樣呢？

王甲梭夫 都怯了。

薄布洛夫 通過葉琳娜做研究生嗎？

王甲梭夫 葉琳娜。

華連錦 可是誰上伯林去呢？

王甲梭夫 也是她，春天去的。但是我坐下吧。（坐下。）

包樂亭 （吵着）我不許！

〔王甲梭夫跳起來。〕

沒出息的，遊手好閒的東西！

華連錦 爸爸！

包樂亭 我要辭職的，懶鬼！（跑着）給我紙來，我一切都寫出來的，我到倫敦去的，早已都請我的，我不同葉琳娜在一塊工作，她的頭腦裏是木頭（敲着棹子）塞子，棉花，

鋸末……是的！

華連錦 靜一點吧，爸爸，靜一點吧。你的心要炸了呢。

包樂亭 我不在乎這。讓牠炸去吧……叫一切都聽一聽看我們這裏是怎麼樣對待

學者的吧……提攞生……從大學的板凳上就升成副教授呢……是的，她連句讀都不會點，她連話都不知道，助手羞辱！可恥！

查哈洛夫 腐敗的環境。

包樂亭 什麼？

查哈洛夫 天地間統治着腐敗的勢力。應當等待一等待吧。克里什納教訓道：『不要為

憂樂所動，拔斷情根。』

包樂亭 你試一試吧，去拔斷吧。（快走著。）

華連錦 葛爾曼，可憐的，你很難過吧？

葛爾曼 不，我是幸福的，我一切都要成功的。走運了，燦爛了……呵哈，我是多麼幸福呵！

……不，老師，你研究小兔研究的時候太久了，該來研究提攞生的行爲了——牠也

是根據絕對刺激作用的……親愛的老師，他們都怕我們，怕而且不信。他們往科學裏爬就好像老鼠往加堂的塔裏爬的一樣，千百成隊的往裏爬的。於是，當他們一爬進塔的時候，就把我們吃了。

薄布洛夫：真好呵！

〔大家都轉過身來。〕

真好，到伯林去的不是你。

包樂亭：可抓住了——老鼠！不是往那裏弄的，親愛的。不能這樣。提擡生都恭維我，瞧起我，我許可以說，都尊崇我的。誰尊崇我的——老鼠嗎？不能這樣的……我不贊成。

葛爾曼：我很難受，老師。我的出身對於甚至連我都不記得的已往來負責任。我知道巴爾巴洛的鬚鬚是紅的，亨利和路易治法國的。過去的什麼也不知道，而且什麼我也用不着的。我詛咒我的父親，你聽着吧——我咒詛……

包樂亭：你敢，你的父親是博士，可是你是小孩子，是無能的……

華連錦：葛爾曼，你應當比以前加二倍三倍的用功吧；發揮吧，顯著吧，寫你的著作去飛黃騰達吧，一定要飛黃騰達的……

包樂亭：是的，是的……一定用功吧……我幫助你，找題目吧，幹吧……

葛爾曼：好吧。我整夜幹。我不在學術上大顯身手的時候我不剃鬚子，也不唱歌。誰同我一起落到自己的出身的重壓之下的人，我將爲他們復仇。

薄布洛夫：最好鬚子剃一剃……

華連錦：別信他吧，葛爾曼。他不知道你也好像不知道我，好像除了兔子和狗以外也不知道世界。幹吧，葛爾曼，飛黃騰達起來去氣一氣他。（出）

葛爾曼：薄布洛夫！你從前是高鐸明的寵愛的弟子。難道在艱難的時候他這樣的幫助你嗎？

包樂亭：是的，高鐸明沒有得罪過自己的學生。我寫信給高鐸明，訴一訴苦，不錯，去訴一訴苦……呵？

王甲梭夫 高鐸明教授昨天夜裏被捕了。

薄布洛夫 高鐸明被捕了嗎？

包樂亭 一會比一會緊……最和藹不過的人，連蠅子都不捨得打，可是……人都怎麼

了呢！都幹嗎呢？

薄布洛夫 人都幹階級鬥爭呢。政治家們這樣說。

查哈洛夫 把我也……包樂亭……把我也清掉了。

包樂亭 說笑談的吧，查哈洛夫，你說笑話的。

查哈洛夫 當我講東方宗教史的時候，來了一個頰骨很大的帶着圓眼鏡的青年人就

說：「你沒有馬克思的根基！」

包樂亭 呵，你回答他了嗎？

查哈洛夫 大胆的話在我的咽喉裏塞住了。我想起了獵神鳩羅，他從來總是笑話那些

相信全人幸福的老實人……我不作聲的走了，包樂亭……來向你領教和請你幫

助的。

〔胡塞垠入。〕

胡塞垠 多少好書呀！薄布洛夫教授嗎（向驚異的包樂亭伸着手）胡塞垠，提攞研究生。你好吧，同志。這是字據。

包樂亭 我什麼薄布洛夫也不是……發昏了，實在話……

薄布洛夫 我是薄布洛夫。

胡塞垠 對不起，公民！（給字據。）我在附中上學了，把我提拔出來了，要入專門學校的，要工作的……啊——呀——呀，多少書呀……統統都要讀的。放書性放到二十歲，現在要趕一趕的。哥薩克斯坦人——是愚昧的人，要趕一趕的，去學習的，快去學習的，沒有書，沒有人。

包樂亭 應當明天到學校去，而不是夜裏往別人家裏闖的……

胡塞垠 什麼夜？八點鐘呵……不應當耽誤一晚上的。薄布洛夫給我書，——晚上就要

讀的同志，瞧吧，灰在書上呢——你不讀牠嗎？……書都白放着呢……不能叫書白放着的。

薄布洛夫 跟我來吧，胡塞根。（出）

查哈洛夫 就是這樣大頰骨的東西把我弄掉了。

包樂亭 克爾格支人闖到家裏，說着廢話，要趕着什麼人……呵，我叫這些大頰骨的東

西試一試，我要把他們駁得身無完膚呢！王甲梭夫，同查哈洛夫談一談，叫他做學校圖書館管理員吧。我叫他們看一看馬克思的根基呢！……去吧，查哈洛夫。

查哈洛夫 感激……

王甲梭夫 你相信王甲梭夫吧，一定辦到的。不過聲明書上的日期往前填些，彷彿在清理以前是你自願的調換的。

查哈洛夫 給聰明的老頭兒磕一個響……

（要跪下去，教授跳起來。）

包樂亭 把他扶起來，不這樣做……是的。學者們不這樣失身分呢。是的，是的……

王甲梭夫 （半吞半吐的對葛爾曼。）你可以相信王甲梭夫吧。誰一說給我——我就

表同情。我竭力幫助吧。無代價的。

葛爾曼 那麼，高鐸明被捕了嗎？

王甲梭夫 一點也不錯。

〔葛爾曼，王甲梭夫和盜哈洛夫出。教授一個人坐着，沈思着。很高的，很瘦的，蓬首破衣的老女人偷偷的進來。

這是亞瑪利亞。

亞瑪利亞 你這樣的老了，我的天呵！

包樂亭 （恐懼的轉回身來。）你是誰？你幹嗎呢？我對你一點也沒有法子呢。

亞瑪利亞 只剩兩隻眼還有點像……真糟——多年了呵！

包樂亭 我從來不曾見過你。

亞瑪利亞 呵哈，時候，時候……你記得嗎，包樂亭，姐姬亞娜節……柯朗廳裏的輝煌的

燈火……學生的晚會……在演台上一位學生——身軀不高的，風雅的可愛的學生……朗讀着散文詩……記得嗎？「多麼好看，多麼新鮮的玫瑰呵……」

包樂亭（拭着額頭。）是的，我想一想。這明明是我朗讀了。（沈思。）「多麼好看，多麼新鮮的玫瑰呵……」等一等，下邊呢？……「現已入冬，嚴霜結到窗子的玻璃上，黑暗的室內點着孤燭……」記得，明明的記得呵！

亞瑪利亞 那時也是冬天。我送給你了一把新鮮的玫瑰。

包樂亭 等一等！（跳起來，跑着。）亞瑪利亞……等一等！穿着白沙衣服的十七歲的女

郎嗎？……真意想不到呵！我愛過你的，瘋狂的愛過你，就從姐姐亞娜節那一天愛起

你……神魂顛倒的……

亞瑪利亞 可是你是一個風雅的可愛的學生……你有淡淡的環髮。

包樂亭 海軍上將的女兒嫁了一位軍法官以後，可愛的學生就被忘却了！

亞瑪利亞 不對，我從來沒有忘了你，從來沒有。

包樂亭 夠了。回想着，發着誓是怪可笑的，亞瑪利亞。怪可笑的，怪滑稽的……實在的，怪

滑稽的。（用力的擤了鼻涕）

亞瑪利亞 我的丈夫死到克里木了。

包樂亭 可是你有孩子嗎，都活着的嗎？

亞瑪利亞 我的兒子在你的學校作事的……（看見教授的驚奇的臉。）不過別作聲，行行好吧，別作聲……無論誰一句話都別說。他把我拋棄了，斷絕關係了，開始了新的生活……我不願干涉，我不過想打聽一打聽他，看他成了什麼樣子。

包樂亭 你儘說些可怕的話，斷絕關係了，拋棄了……兒子斷絕關係了嗎？

亞瑪利亞 我把他的社會出身糟蹋了……你別出賣我吧。我相信你才公開的對你說。現在我靠着占卦過生活的。

包樂亭 怪極了！

〔高爾曼入。〕

葛爾曼 (向教授) 評判員來了。

〔跟華連錦出。〕

包樂亭 (向亞瑪利亞) 到我房裏去……我解決，要安排一下的。可怕的時代呵！

〔亞瑪利亞和教授出。克拉拉和娜達霞從另一門入。〕

娜達霞 呵哈，多少洋囡囡呵！

〔薄布洛夫同胡塞垠入。〕

胡塞垠 謝謝，薄同志，多謝多謝！我要連夜讀。

薄布洛夫 不，你別喜歡夜裏讀書吧，有害的。

胡塞垠 要趕忙呢。(出。)

娜達霞 這是誰的洋囡囡——你的姑娘的嗎？

薄布洛夫 不是我的女人的。

娜達霞 在我們童子軍裏小姑娘們都不玩洋囡囡的……更說不到女人了。可笑得很。

克拉拉 小娜達霞，誰答應我不多嘴呢？

薄布洛夫 這實在很可笑的。

〔華連錦入，葛爾曼在她後邊跟着。〕

華連錦 其餘評判員在那呢？

克拉拉 改到明天了，可是我明天要到監查委員會開會的。因此我就跑來了。這位小姑

娘是蔡好爲的女兒。

華連錦 蔡小姐嗎？

克拉拉 是的。我同她住在一個宅子裏。於是就跟着我來看藝術來了……呵，請揭開吧，

你塑的什麼。

華連錦 塑像的名子叫『無產階級。』牠所表現的不是個人的性格，而是時代的根本

思想——是憤怒，愛情，痛苦和勝利等的刺激上之集體主義。

娜達霞 真的嗎，你要洋娃娃嗎？

華連錦 做的給你耍的……

娜達霞 我不想……我是女童子軍……（坐到沙發上的洋娃娃跟前。）

〔葛爾曼把被單揭開。塑像——是山一般的筋肉的，身體的人臉的四不像的一堆。〕

華連錦 就是這。

克拉拉 這個嗎？阿哈！

〔都不作聲了。克拉拉繞着塑像走了一遍，兩遍，往拳頭上看了一看，走開來。〕

娜達霞 （在一般的靜寂裏。）克伯母，這是駱駝嗎？

克拉拉 小娜達霞！

〔薄布洛夫突然禁不住的要笑了出來，跳起來，勉強的忍住了笑，從室內跑了出去。〕

娜達霞 牠有駱峯呢！

華連錦 這……這是筋肉，小姑娘……

克拉拉 是的……（很快的走起來，後來在華連錦面前站着。）你在那學的？

華連錦 在國立習藝所畢業的。我們一批畢業了十二個人……

克拉拉 你叫華連錦嗎？華連錦，我對於堆塑術不大通……

葛爾曼 那麼你就不能批評……

克拉拉（向葛爾曼。）可是你穿過沒有穿過理想的褲子……去替代真正的褲子呢？就是穿過沒有布料的褲子呢？沒有試過嗎？可是華連錦試過了。把理想塑到褲子裏——於是結果就不好。

葛爾曼 社會主義現在也是沒有布料的衣服。可是我們去建設牠的！

克拉拉 誰教你的這樣的政治常識？

葛爾曼 給養證。

克拉拉 好正經的參考書。怎麼呢，你按天研究一張券，或者更多呢？……是的……華連錦，在藝術上最重要是表現質樸。你夏天晚上到鄉下去過嗎？那時草兒新鮮極了，雲好似洗了一般，河上的薄霧，溫暖的地下，時光也靜悄悄的向前蠕動着。一切都是很

平常的——白楊，草田，密林，小麥，可是由這質樸裏感情和思想就更覺清潔，深刻起來了……華連錦，這裏也是這樣的。你給我們的工人宮塑了作品，作品應當要激起人的感情和思想，可是你的作品應當激起的地方只是五分鐘的驚異……拋開吧，

華連錦，把這一個駝背的人拋開重起頭做吧。娜達霞，走吧……

娜達霞（玩洋娃娃玩熱了。）克伯母，你再說一點。

克拉拉 走吧。

娜達霞（嘆了一口氣起來。）呵，走吧，衛生會的會議記錄我還沒有謄呢。

〔克拉拉同娜達霞出。華連錦不知所措的站着。薄布洛夫夫入。〕

薄布洛夫夫 華連錦，請原諒我。

華連錦 別到我跟前來。

薄布洛夫夫 我不是故意的。實在話——不是故意的。

華連錦 別到我跟前來……你可以笑了，堆塑沒有被採取。

〔包樂亭入。〕

華連錦 (向父親) 這一切都是因為你的糊塗刺激論。

薄布洛夫 華連錦不能這樣的。

華連錦 能怎樣呢，怎樣呢？你心裏在嘻嘻的笑的，破教授，現在公開的笑吧，笑吧！(跑出。)

包樂亭 人都怎麼了呢，人都怎麼了呢，我問你？

葛爾曼 人都作階級鬥爭呢，老師。

包樂亭 你什麼不明白，我自己什麼也不明白。大頰骨的克爾格支人趕着學者，把教授

下到獄裏，研究生往講座上爬，提擢生逼死了天才……人都怎麼了呢，我問你？住嘴。

你什麼也不明白……兒子棄了母親，隱瞞着已往，女兒怪罪父親，我的第一個愛人

來給我當管家人……人都怎麼了呢，我問你？

葛爾曼 救救俄國的知識階級吧。

包樂亭 糊塗。人都發瘋了……

葛爾曼 科學應當干涉的。

包樂亭 呵？

葛爾曼 接受葉琳娜的提議吧，組織人類行為實驗所吧……研究兔子研究夠了。去發現人類發狂的真正的刺激原素吧。

包樂亭 呵——呵——呵！（拍着自己的額顛。）好極了。好極了……主要的思想呵，親愛的，是的，是的……惑疑夠了。我們組織人類行為實驗所吧。別遲吧。我們嚴格的科學的，客觀的，冷靜的來檢驗幾千人吧。研究所將證明着一切的生活鬼知道是怎麼樣的，實驗所將證明着我們是往深淵裏滾的。國家應該叫學者來管理的，而不是叫提擢生管理的，是的，是的。這個我用科學來證明的。

葛爾曼 我們的人類行為實驗所將證明蘇維埃的管理制度是完全不中用的，不是這樣麼？

包樂亭 當然這樣的。

薄布洛夫 這個做不到的，葛爾曼。
葛爾曼 這個做得到的，薄布洛夫。

(幕下)

第二場

葉琳娜家之公用房間。一切都是很平澀的，甚至於是貧乏的，淒涼的。一切什物都是最必需的。娜達霞坐在室內，棹旁，貼着報紙。葉琳娜把克拉拉從自己房間裏往出拉着。幾乎把她摔到長凳上。

克拉拉 我沒有功夫，沒有功夫，沒有功夫。

葉琳娜 勝利呵，整個的勝利呵！

蔡好爲 我們要把學校奪到手裏的。人類行爲實驗所組織好了。葉琳娜——我的老婆

——是工作的領導者……

葉琳娜 都爭吵着，爭吵着，大鬧着，亂嚷着……包樂亭對我叫着：「帶着這樣額顛不能

往科學裏鑽……』哈——哈——哈……

蔡好爲 可是她回答着說：『我把前面頭髮剃去了——額顯就加高了。』

葉琳娜 可是葛爾曼……葛爾曼沈默了一天半於是就謙遜這樣說：『葉琳娜既然是

教授的助教，工作的領導還是交給她妥當些。』

蔡好爲 可是薄布洛夫呢？你喜不喜歡呢？這位謙謙君子站起來十分冷靜的說：『我以

試驗科主任資格反對組織人類行爲實驗室。』

葉琳娜 包樂亭甚至於驚訝的打出噴嚏了。我常常以爲薄布洛夫是被弄馴服了的臭

虫。永遠的沈默着或者同意着包樂亭。實際上被弄馴服了的臭虫也咬人的……

娜達霞 爸爸，媽媽，別這樣吵吧！我應當好好想一想呢。

蔡好爲 女兒，要習慣着在人面前思想吧。

娜達霞 我慢慢的來習慣。

葉琳娜 （走到跟前，轉着娜達霞。）丟開你剪的報紙吧，歇一歇吧。

娜達霞 我沒有功夫，沒有功夫，沒有功夫。

克拉拉 小娜達霞，別嘲弄我吧。結果是這樣的：包樂亭組織了人類行為實驗所，就是葉

琳娜好久爭持的那實驗所。那麼，薄布洛夫起來反對嗎？

葉琳娜 他沒有決心來積極的反抗的。計劃是我們製定的，我們組織研究組，我們叫薄布洛夫甚至於連頭都不能抬。呵，都很誇獎我們，克拉拉的確的，我們幹的一帆風順。

蔡好爲 葉琳娜走魔運了……我研究兔子的刺激弄了三年——依然還是一個倒霉的小研究生。可是她在一年以前幹社會行爲——可已經成了助教，可已經有了自己的實驗所了！

葉琳娜 瞧着吧——我馬上就要居到薄布洛夫的地位做本科主任了。你做我手下的研究生吧！

蔡好爲 會有的事！

葉琳娜 而主要的是——都笑着，不相信，譏諷着……都說政治學不能拿自己的定律

去命令生理學的！可是我們要給他們證明出來是可以的。我們的政治是改造人的；從前以爲天生的感情要死去的……要消失了嫉妬，猜忌，怨恨，恐懼……生長着集體性，熱情，生之歡樂——我們幫助這些新的刺激的生長……

克拉拉：把行爲在實驗所裏研究的時候到了。真是好得不得了！從前行爲都是在監獄裏學的。在充軍裏和黨的工作裏學的。可是現在你們這些年青人們手裏拿着圖……

葉琳娜：實驗所將成了黨的小組！

〔華連錦入。〕

克拉拉：華連錦來了嗎？好吧，華連錦。

華連錦：我把你的話想了好多。我想到工廠去作工的……我想把我自己作成一個新人……好像造機器或車床似的作成一個新人……幫助幫助我吧。你當我的工程師吧。

克拉拉：這麼着，你當拖拉機嗎……來吧，來談一談，談一談吧。我的拖拉機的嘴唇怎麼

弄得太紅了。把全臉都稱壞了。可是你的臉是很漂亮的。哦，去吧。

〔華連錦和克拉拉出。〕

葉琳娜 好爲（少停了以後。）是的，她的臉是很漂亮的……她是一個很好的堆塑家嗎？

蔡好爲 我見過她的作品……並且她到工廠裏可以把自己改造過來的。

葉琳娜 書迂子的幻想吧。

蔡好爲 你不相信工廠改造人那回事嗎？

葉琳娜 人性的改變——這不是同修拖拉機一樣的……站在機器跟前的一個貴族還不算無產階級。

蔡好爲 怎麼呢，她當來到你的實驗所裏移植無產階級的樞狀分泌管吧……真是大學者的荒誕工廠——這是共產主義的學校。

葉琳娜 好粗的口號——把人頭都弄暈了。

蔡好爲 你還再怪罪我左傾吧！

娜達霞 爸爸，誰壞一點——左傾或右傾？

蔡好爲 別插嘴。

娜達霞 我看最壞的是騎牆派。

蔡好爲 別插嘴，告訴你。

娜達霞 我要做報告的，可是你——「別插嘴！」

〔薄布洛夫入。他穿着大衣，帽子拿在手裏。〕

薄布洛夫 華連錦的外套，在門裏掛着呢。

葉琳娜 你的夫人在克拉拉屋裏進來吧。

薄布洛夫 我來找你的，葉琳娜。再說一遍——你別忙着組織實驗所吧。把表格上的每一個問題都仔細估量估量，把包樂亭的一切提議精密的思索思索，別忙着弄結論吧。在這件事上不準匆忙的。

葉琳娜 我們將研究多少年呢？

薄布洛夫 我不豫言的。

葉琳娜 可是我豫言的。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和布爾雪維克在一月之內要達到你們唯

心論者一年所得的成績。

蔡好爲 遲慢的速度在政治上叫做機會主義。

薄布洛夫 我不幹政治的。

蔡好爲 科學在政治以外的嗎？我們曉得這是誰的口號。實驗所的設立是幫助政治的，

葛爾曼這種申明是不合你意的。

薄布洛夫 葛爾曼的確是進行自己的政策的，他欺騙你們的。

蔡好爲 呵，薄布洛夫，如果要提起欺騙的話，最好看着自己的女人吧。

薄布洛夫 糊塗而又無理的暗示。

蔡好爲 對不起，憑良心吧。

葉琳娜 蔡好爲，這很糊塗的。

娜達霞 爸爸，六七——是三十七，是四十八？

蔡好爲 問葉琳娜吧——她是聰明的，你的父親是研究生。（到克拉拉房門上敲着。）

可以到你房裏去嗎？（出）

葉琳娜 呵，唔……唔……六七——是四十二……你幹嗎好像石碑似的站着呢？

薄布洛夫 我不愛在別人家裏坐……那麼，我的提議被拒絕了，可以回家吧？

葉琳娜 薄布洛夫！你整整在全國周遊了一個月，如果你到現在還反對科學與政治接

近，這就是你什麼沒有見到，什麼也沒有明白。

薄布洛夫 不，我見識了很多的……我時時刻刻想着我所見的。國家是政治家們管理

的，可是政治家過的是今天的光景，可是學者應當思索到百年的範圍。就是最好的

政治叫消耗時間好像化錢似的一點一點的化。比方你吧，你曉得「巨人」蘇維埃

農莊第一個先完成了播種和「紅色普吉洛夫」工廠執行了生產計劃。你記得明

天地方職工會改選，現在發麥仁，昨天是你們的休息日，可是你忘了誰是『浮士德』的作者。

葉琳娜 我沒有看過這齣歌劇。

薄布洛夫 『浮士德』應當讀呢，告訴你吧。一個塞美爾和沙克斯的茶碗你已經都辨不出了。

葉琳娜 我喝茶是用玻璃杯的。

薄布洛夫 歷史把我們由猿羣裏提到單個的有稜有角的個性上來，可是你把牠放到政治的集體的確白裏把稜角都打去了。

葉琳娜 我們造歷史的一次也吧，往真正的生活裏入一次——你就明白我們不但是打去稜角的。（鈴聲。）對不起，我就來。（出）

娜達霞 （望着薄布洛夫。）你們的小兔很多嗎？大概有一百吧？

薄布洛夫 你去看看吧，很好的小兔。

娜達霞 工作的担子很大，沒功夫。現在去做關於五年計劃的報告的。（看見薄布洛夫在笑。）你別笑，我不是你的泥駱駝……

薄布洛夫 你在那做報告呢，小姑娘？

娜達霞 在俱樂部裏——學校報告人。

薄布洛夫 你們的俱樂部很熱鬧吧？

娜達霞 跟我去吧，我引你。有意思極了。叫爸爸和媽媽去——無論怎樣總叫不去，——他們的工作担子很大呢。那裏熱鬧……

〔華連錦的頭從克拉拉門裏伸出來。〕

華連錦 （向薄布洛夫）薄布洛夫，你等我一等吧。（不見了。）

薄布洛夫 好。

娜達霞 怎麼好？可是到俱樂部去怎麼呢？

薄布洛夫 我實在爲難。

娜達霞 是了，唔……一次也吧，往真正的生活裏入一次！

〔門外哄起了熱鬧的笑聲。〕

薄布洛夫 好，我跟你去，小姑娘。

娜達霞 嗚——啦！（拉着他的衣袖拉着。）快些吧，快些，不然就反悔了。（跑出。）

〔葉琳娜入。〕

葉琳娜 現在葛爾曼打了電話。組織了六個研究組。吱吱的學校的破車行動起來了。小的專門學校成了戰鬥司令部了。過一兩年的光景，我們就由這死寂的孤房裏遷到六層的大樓上。遷到社會行爲專門學校裏瞧一瞧吧！

薄布洛夫 葉琳娜，家庭的倫理不許我告訴我所知道的關於人類行爲實驗所的一切消息。再說，再說一遍——請你更加小心吧……人家把你往不好的企圖上引的

……（告別。）

葉琳娜 再見！

〔娜達霞穿好衣服進來，拿着薄布洛夫的套鞋。〕

娜達霞 可去得了吧。

薄布洛夫 請別說『對不起』和『再見』吧。（同娜達霞出。）

葉琳娜 可是他總爲什麼在反對呢？這是什麼家庭的倫理呢？（走到克拉拉房跟前，抓住門柄，但是聽見了蔡好爲和華連錦的哈哈大笑。想了一想撒開手，走到棹子跟前，開始掏着書包。）又把目前政治研究組的功課曠了……呵哈，葉琳娜，在黨小組裏又該挨罵吧！賊列衣然納荷潔衣特什蘭……你上德國去嗎？唉斯什吉木特（『是的。』）衣荷列宰納荷柏林（『我上柏林去』）哈遍賊尙衣林呵烏斯蘭斯拉斯（『你有外國護照沒有？』）納久爾立荷（『當然。』）翁得米特呵林畏然……（『帶着一切護照……』）嚇爾衣斯買因怕斯（『這不是我的護照。』）

〔蔡好爲，克拉拉和華連錦入。〕

華連錦 蔡好爲，你是作『無產階級在科學上』最好的堆塑的資質……你的一切——

自信力，舉動，聲音都是由工廠來的。從前希臘人把自己的愛神的彫像放到橄欖油裏煮一煮，這樣，大理石就溫暖起來，生動起來了。可是我們應當把像放到機器油裏煮牠一煮。用汗和烟筒的烟把牠們滋養一滋養。那時牠們也就生動起來了……

克拉拉 對於滿身汗和油的人我們設置淋浴。叫他們出門乾乾淨淨的。

華連錦 快到工廠去吧。——一切都看一看，摸一摸，尋找新的空間的模型。——我應當根本的改造自己……我的丈夫在那裏？

葉琳娜 你的丈夫同娜達霞到俱樂部去了……衣荷列宰納荷柏林……翁得米特阿林畏然。

華連錦 誰引我去呢？

蔡好爲 只得幹部的無產階級去了。

華連錦 (伸手) 再見……

葉琳娜 (斷斷續續的) 再見……賊列依然納荷潔衣特什蘭特。唉斯什吉木特。

蔡好爲（送着華連錦，後來又轉回頭來。）和氣一點好吧……

葉琳娜 對不起——憑良心吧。

蔡好爲 給你的信。（擲到棒子上。）拿去吧。（出。）

克拉拉 你不喜歡她嗎？可是我把她弄到工廠當文化工作人員去。

葉琳娜 你永久的就幹這些瑣碎事。

克拉拉 你們是年青的——一隻眼睛的。從研究室裏往世界看一看吧，我們不被人棄絕的，不……

葉琳娜（讀完。）你曉得……薄布洛夫是被捕的高鐸明的弟子。

克拉拉 這有什麼呢？

葉琳娜 怎麼什麼危害者的弟子——在專門學校嗎？

克拉拉 這他自己總不是危害者吧？

葉琳娜 呵哈，算了吧……請吧……（動着氣走着。）

第二幕

第三場

〔連綿不斷的書牆。這是專門學校的圖書館。圖書館一道門通包樂亭研究室，一道門通學校。溫順的查哈洛夫用粉筆在黑板上畫了一個三角形，算着什麼。胡塞根坐在書架間埋頭讀書。〕

胡塞根 糊塗的生活——睡覺，糊塗的生活——吃飯。又是一夜沒有睡覺，又讀了一本書。一起讀了三部書：『戰爭與和平』，『資本主義的發展』，『頭腦的工作』。把高鐸明的著作給我吧……我要些關於危害者的著作呢。把高鐸明的著作給我吧。

查哈洛夫 好。（在書架上找着。）

〔葛爾曼入。〕

胡塞根 眼裏含着沙……看着牲口，夜裏不睡覺，那時到很容易……喝很濃的茶……
查哈洛夫 哲學家達魯麻爲着不睡覺把睫毛剪了。由睫毛上長出了茶樹。因此茶是驅
夢的。

胡塞根 荒唐話……頭痛了……

葛爾曼 夜裏應當睡覺的，胡塞根。這是我們從前用功的時候成月的不睡覺，可是你不
行的。你是最落後的民族的代表，對你是有害的。

胡塞根 對我們有害——對你們沒有害的……你們是大民族——我們是小民族
……小民族好像小孩子似的，要早些睡覺的……這個我們從前睡的很多了，葛爾
曼同志。現在你所能幹的，我比你還能幹兩倍。你一個月沒睡覺——我兩個月要不
睡覺，——我要趕上研究生葛爾曼的。

葛爾曼 趕吧，胡塞根，趕吧。你的確必須「要趕一趕呢……」

〔包樂亭，葉琳娜入。〕

葉琳娜 我們的人類行為實驗所研究賣牛奶的女人，被清理掉的會計員，甚至於連乞丐也去研究。我們用不着去研究這些社會種類的行為。

包樂亭 我是研究人的，而不是研究社會種類……

葉琳娜 在作坊和工廠裏入更多着呢。

包樂亭 賣牛奶的女人對於科學同旋削匠一樣有意思呢……

葉琳娜 旋削匠對於我們的目的更其有意思呢……

包樂亭 你的目的我什麼也不知道。你這年青人不愛事實的，要的只是赤裸的目的，可

是科學不愛這赤裸的目的呢。

葉琳娜 要知道，我們為什麼要收集事實呢……我們是往瞎路上走的……

包樂亭 我們都是瞎子……

葉琳娜 這不是方法。

包樂亭 那就讓位給葛爾曼好了。對於他我是方法。

胡塞根 可是自己批評在那裏呢，包樂亭同志？

包樂亭 那你自己批評吧，願鑽多深就鑽多深吧，可是你別遭我。

〔娜達霞入。〕

包樂亭 這是誰的小姑娘？你幹嗎呢，小姑娘？

娜達霞 我參觀的。來看小兔呢。

包樂亭 什麼參觀也沒有，什麼小兔也沒有。葛爾曼！

〔去到研究室裏，葛爾曼跟着他。〕

葉琳娜 你想什麼花樣呢，娜達霞？……這裏不是博物館！……

娜達霞 這是薄老伯想出來的……他請我來，可是現在弄的不好看。

胡塞根 把小兔看不死的，娜達霞，把童子軍帶來吧……

葉琳娜 早已委任你作校長了嗎？

胡塞根 想委我的——我沒有幹。我們請求——請求薄布洛夫。你坐一坐，娜達霞。（向查

哈洛夫。高鐸明的著作找着了嗎？

查哈洛夫。（把書皮揭開，讀着，慢慢的把書合起來。）高鐸明的著作學校圖書館沒

有……

〔胡塞垠出。〕

娜達霞 琳娜，我到壁報上寫文章呢……寫關於老頭子的文章呢。

葉琳娜 啊……是的，是的，如果這樣——我們把問題提出登報吧。（坐到桌子跟前寫

起來。）

娜達霞 也給我一根鉛筆吧。（也寫着。）

〔亞瑪利亞入。〕

亞瑪利亞 （對查哈洛夫。）給包樂亭早飯端來了。也給你端了一點點心。

查哈洛夫 從前贈給仁慈的女神克宛濃……我贈你一個上邊刻着她的像的珊瑚扣

子。

亞瑪利亞 這個女人是誰呀？

查哈洛夫 蔡好爲的妻子。

亞瑪利亞 呵哈，就是那個……學術工作人員……（走到葉琳娜跟前，看着她，碰着葉
琳，望着她的視線，走開來。）他們有孩子嗎？

查哈洛夫 蔡好爲有一個女兒，是前妻生的……

亞瑪利亞 娜達霞！

娜達霞 我在這裏。

亞瑪利亞 呵……（轉過身來，驚訝的望着。）呵……想吃糖，不想，娜達霞……（到兜裏亂翻着，給着糖。）

娜達霞 我不吃，牠很髒……你總在嚼什麼呢？

葉琳娜 小娜達霞，得了吧。

娜達霞 呵，你扯我幹嗎呢？她在嚼橡皮呢——我們那裏謝瞭如也嚼過的……我到我

們童子軍那裏去的。(出)

亞瑪利亞 娜達霞……呵……(嘟囔着)

[葛爾曼入]

查哈洛夫 (向亞瑪利亞) 到研究室去吧。(手裏拿着書走到葛爾曼跟前) 因為這部書上有作者的親筆提詞，所以我把牠壓起來沒有借出。

葛爾曼 (拿起書讀着) 你作得很好……這提詞要運累薄布洛夫的。(看見王甲梭夫往研究室去) 你說對不對呢，王甲梭夫，看一看就……藏遠些吧……(給書)

[王甲梭夫看了就很快的帶着書出去]

葛爾曼 (走到葉琳娜跟前) 當我五歲的時候，我在花園裏拾了一隻寶石耳環……從那時起，人都稱我是幸福的人……從那時起我也時時刻刻的幸福了一半。缺少第二隻耳環……我想看到西歐去把牠找着的，可是到柏林去的是你……你真是生得有福氣的人。出身真是幸福的。

葉琳娜 你爲什麼這樣想到外國去呢？

葛爾曼 去聽一聽莫麗沙的歌和看一看報上的三百裸體女郎……

〔胡塞根和薄布洛夫入。〕

薄布洛夫 (向葉琳娜) 胡塞根說你怎樣同包樂亭爭論。人家引着你的手，蒙着你的

眼睛，你還在爭論着，吵鬧着，可是你依然走的還是從前的路……由爭論上該作得

理論的結論了，葉琳娜。

葛爾曼 就是來做組織的結論吧。非黨的教授來給黨的教訓呵。

胡塞根 葛爾曼害怕的：——哥薩克追趕的，——他說道：夜裏別讀書吧，白天去遊逛吧。

你聽薄布洛夫的話吧，葉琳娜，——薄布洛夫說的是對的。薄布洛夫是很好的老師。

葛爾曼 我完全同意你。薄布洛夫就是高鐸明的弟子，可是高鐸明的弟子都是很漂亮的老師呢。

薄布洛夫 (向葉琳娜) 你不作聲。你不相信我。在學校差不多都不同我說話。一見面

都不往我眼上看，而往我腳下看，彷彿都在尋找着危者的痕跡似的。都在我背後咕噥着和嬉笑着……作事真是難起來了。葉琳娜……

葉琳娜 你在學校來往着好像退位的皇帝似的，附耳埋怨着，勸告着……在未給人教訓以前，應當自己公開的同危害者脫離關係吧。可是你到現在還是大模大樣的沉默着……（往門口走着）

胡塞根 呵，葉琳娜，你白說冤枉話的。薄布洛夫給了題目——來揭破高鏗明的。我找書的，馬上就作報告的。

葉琳娜 這與事情沒有關係的。

〔他倆出。〕

葛爾曼 呵，趕快坐車到報館去吧。寫封聲明書同老師脫離關係吧。去睡到他鬍子上——他在柵欄裏的——沒有可怕的人家就捧你的呵！

薄布洛夫（叫着）住嘴吧！

包樂亭 薄布洛夫，你的嘴唇在打顫呢。

薄布洛夫 把你的高足弟子阻當一阻當吧。

葛爾曼 薄布洛夫忙着同高鐸明脫離關係爲着得到葉琳娜的歡心呢。

薄布洛夫 我同高鐸明的觀點早已不一致了。

包樂亭 可不是現在當他坐在監裏的時候才來反對他的……

薄布洛夫 當然，我反對遲了，但是遲總勝於不反對。我不願葛爾曼來利用我的軟和。

包樂亭 薄布洛夫，薄布洛夫！

薄布洛夫 我往報館寫信呢。

包樂亭 薄教授，你很算一個成年男子了。你以爲該幹的幹好了。

葛爾曼 而且以爲有利益的幹好了。

包樂亭 可是你要曉得：我們的關係更其要動搖了。

〔娜達霞入。〕

娜達霞 薄老伯，我們討論了關於老頭子的文章。就是關於這個老頭子的。

包樂亭 拿這裏來。（接着文章，看着。）寫的頂厲害。（少停。）給他們看一看，兔子吧，薄

布洛夫。

娜達霞 去吧，薄老伯，可等到了。（向包樂亭）或許我們不登這篇文章呢。

包樂亭 謝謝吧。

〔娜達霞和薄布洛夫出。〕

包樂亭 到報上寫文章嗎，啊？我當中學生的時候有一次關於校長寫了一首詩。對我兩禮拜不吃中飯。把我父親也叫去了。品行分數弄得不及格。從那時就不寫詩——一切韻都丟掉了。

葛爾曼 薄布洛夫也到報上寫呢？『我永生永世同高鐸明斷絕關係，』可是將來時候

一到——也要同你斷絕關係的，老師。

包樂亭：是的，人心不古了，沒有內心原則的，馬上教授和提擢生都分不出來了……可惜的是薄布洛夫，真可惜——往坑裏滾去了……呵，儘他去吧……最好你注意觀察蔡好爲吧——頂有趣的人物……我觀察着他的。現在他對於我同小兔一樣是的。

查哈洛夫，蔡好爲身上有太白星，火星和太陰。火星給他以高尚的勇敢，太陰給他無限的權力，而太白星給他以極大的愛情。

〔聶夫斯基跑進來，揮着皮包。〕

聶夫斯基：包教授，快些補充圖書館吧，要停止借款了。

包樂亭：校長，學校裏完全見不到你面。

聶夫斯基：忙壞了，實在告訴你說，忙壞了。設備實驗所的預算案經過十二個機關。到三個機關上碰釘子了，混賬極了。很很減少了，可是不讓步的。要達到自己的目的呢。聶夫斯基的預算案不被接受，還沒有這樣的事情呢。走吧——叫你看。

〔同包樂亭在研究室去寫爾曼由圖書館入。〕

查哈洛夫 (向王甲梭夫) 薄布洛夫斷絕關係了。他要寫聲明書呢。

王甲梭夫 但是挽不回來呢。事情順手得很呢。查哈洛夫，你記得是怎樣容你到這裏來的，靠住王甲梭夫吧——報告一切消息吧。

查哈洛夫 濱達格拉瑪。

王甲梭夫 什麼？

查哈洛夫 (指着三角形) 濱達格拉瑪禁止撒謊的。不作聲或者說真話。對他們我不

作聲——對你我說真話。

〔王甲梭夫到研究室去，碰着從那兒出來的亞瑪利亞，亞瑪利亞走過圖書館，開開門突然撲回來。〕

亞瑪利亞 把我藏起來吧，藏起來吧，我不能同他遇見的。

查哈洛夫 同誰？

亞瑪利亞 呵哈，我後來統統再告訴你……快些吧……查哈洛夫。

查哈洛夫（把書架後的一道小門開開）到藏書室裏去吧，在那裏等着吧。

〔亞瑪利亞鬆起來了。蔡好爲和葉琳娜入。蔡好爲敲著研究室門，王甲梭夫伸出來。〕

蔡好爲 把我報告給赫夫斯基吧。很緊急的。（向葉琳娜）包樂亭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我知道不比你壞，可是包樂亭所解決的人類行爲問題給我們國家以極大的利益。這麼以來，唯心論者教授幫助了社會主義的建設。辯證法就在這裏。

葉琳娜 由這種辯證法我的頭裏邊簡直有一塊鉛。他關於瞎子說的異端論調。誰知道我們研究室裏是誰的。葛爾曼想怎樣擺布我們就怎樣擺布我們。我是一個女黨員，我就寫了一篇文章，可是你拿辯證論來恐嚇我來了。

蔡好爲 你入到學者式的爭辯上去而就忘了政治。而在政治上你的反對包樂亭的文章只是幫助了危害者。

葉琳娜 你沒有發瘋嗎？

蔡好爲 薄布洛夫——這不是誰在整個的擁護你的呵。他時時刻刻的在反對實驗室

的，這位高鐸明的同道者。

葉琳娜 弟子——還不算同道者。

蔡好爲 你想的嗎？

〔聶夫斯基入〕

蔡好爲 聶同志，聽一聽吧。（讀着書。）「贈給我的同道者和朋友薄布洛夫——高鐸明。」著作上的親筆提詞。這位沒有被披露的受害者到現在領導着一科。我估計這種事實就是領導上之機會主義的表現。

聶夫斯基 呵哈……

蔡好爲 我顧不得笑呢，聶夫斯基。

聶夫斯基 弄來弄去，弄來弄去，可是傾向大概是免不掉的。呵，怎麼辦呢，你說吧，怎麼辦呢？包樂亭好像山一般掩護着薄布洛夫呢。

蔡好爲 應當堅決的提出問題來。我個人不想看包樂亭現在特別來反對薄布洛夫的

職呢。他們的關係的冷淡顯而易見了。

聶夫斯基 呵，如果這樣的話——就堅決的進攻吧……可是把誰提出來代替薄布洛

夫呢？葉琳娜嗎，啊，你幹嗎，葉琳娜？

葉琳娜 實驗所我就幾乎應付不下來，整個研究室我怎麼能幹得了呢！

蔡好爲 並且葉琳娜不十分堅決。這裏要有強硬的手腕呢。

聶夫斯基 那麼，你幹吧，蔡好爲。別的沒有人。

葉琳娜 不能這樣的，同志們。研究生去替代教授，再加上研究生還是別科的專長！研究

室——完全是負責的學術機關。

蔡好爲 對於黨員而兼丈夫的不信任太奇怪了。

聶夫斯基 要緊的是會一般的和整個的領導。我是從皮貨托拉斯調到專門學校來的。

我對於兔子除了毛皮以外什麼也不懂。可是我不是在領導生理刺激專門學校嗎？

辯證法呵！

葉琳娜 現在雙方都妥帖了；辯證法，辯證法呵……

聶夫斯基 是的，得心應手的字……到處都應用的呵，怎麼呢，蔡好爲同意嗎？就是把薄

布洛夫免職，你做研究室主任。

蔡好爲 也當主席團之一員嗎？

聶夫斯基 當然。看情況來吧。

葉琳娜 那麼，實驗所研究誰這問題……

蔡好爲 不登報。

〔聶夫斯基，葉琳娜，蔡好爲出。查哈洛夫走到研究室門跟前敲了——王甲稜夫伸出來。查哈洛夫把他招到
自己跟前引到黑板跟前畫著〕

查哈洛夫 頂點——是小姑娘。她的父親——是蔡好爲。（往左邊點了一點，引了一根

綫。）亞瑪利亞知道這小姑娘（往右邊引了一根綫。）亞瑪利亞同蔡好爲有玄妙

的關係。（把底下兩點連接起來，成三角形。）濱達格拉瑪。願意知道他們中間的關

係嘢……到藏書室裏去吧。
王甲梭夫 但是。

第四場

〔葉琳娜家宅。在舞台上，是胡塞根，克拉拉，葉琳娜。胡塞根讀着書，有時停止了讀書而談起話來。〕

葉琳娜 我記得有一個老女人在學校裏咀嚼着望着我。我看這老女人就感覺到她的眼睛，可是我的工作我看見也覺不着。包樂亭說的是真理。我的額顛是老鼠額顛。

帶着這樣的額顛不能往科學裏鑽的，不能的……

胡塞根 葉琳娜，你枉說的。我的頭鑽到科學裏去了，——很重的頭，哥薩克的頭，你用石

頭打都打不破牠。可是我夜裏不睡覺，讀很大的書。每本讀完以後我就長得（指示着）這麼高一節。馬上我把天棚都要頂穿了。我們不能退却的，葉琳娜。

葉琳娜 我再不知道爲什麼要人類行爲實驗所……有時候我想着彷彿飢餓，愛憎，憤怒，恐懼支配着人們的。總共四種刺激……我知道——這是謊誕，邪說，唯心論，可是撕碎牠，徹底的了解牠又不能，我怕……是的，是的——我怕……

胡塞根 薄布洛夫早已說過了。把薄布洛夫免職了。薄布洛夫憂鬱着。離開包樂亭了。——到我們這方面沒有來。叫薄布洛夫吧，葉琳娜。將來在一塊幹。

葉琳娜 我誰也不願叫。我拋棄一切到柏林去。

克拉拉 傻子！大傻子！沒有別的來稱呼你的。這從那裏來的呢，我問你？父親是世傳的無產階級者，是旋削匠，自己又是在工廠幹了好久，可是現在瞧吧——穿裙子的哈孟雷特呵！叫實驗所駭住了！小兔似的躲到樹叢裏去。我們揪住耳朵由樹叢裏拉出來，放到桌子跟前坐着，好好的幹吧。

胡塞根 現在蔡好爲領導研究室呢。你的丈夫——黨員。對薄布洛夫真是不大好。

葉琳娜 蔡好爲稱我是喪胆的人。我們不坐在一塊吃飯了。我們在電車上吵得坐車的

人都高興得嗤嗤的大笑起來。他很滿意自己的生活 and 新的委任。我去當車夫好了。

克拉拉 可是我們爲着這個從黨裏把你擠出去的奇怪事！幾乎離開自己的階級——

定然是有世界的惑疑呵！你以爲這是由於聰明嗎？這是由於無能，這是由於你的非黨的碩學，由於你的不幸福的中心的肚臍！

胡塞根 說的什麼話呵！從來沒有聽見過。

克拉拉 自己的肚臍——在中心的。可是黨——在後邊的，好像尾巴一般。按着我的意思——我一定照着你們的……照這個地方給你們一頓的。

葉琳娜 打着是容易的。你幫助吧！

克拉拉 怎麼呢，吩咐我到學校去嗎？我對學問已經老了，成老媽子了。

胡塞根 （跳起來。）幹嗎要你來造學問呢？不要學問的。你担任監護吧。叫工廠來担任監護吧。你用工廠來改正我們的路綫吧。我們的路綫不好的，不好的。胡塞根——聰明的腦袋，想出來的啊？（抱住頭。）頭痛了。夜裏羊都四面八方跑散了。字母四面入

方都跑散了，很很捉住的。

〔蔡好爲和華連錦入。〕

克拉拉 你那來這些高興呢？

華連錦 我開始堆塑起來了……拿蔡好爲做模樣的。『在科學上的無產階級』……

絕妙的題目和少有的資質！你瞧一瞧他的頭吧——牠請求大理石呢。至於手，肩

——都是純真的堆塑的表現力！

蔡好爲 華連錦，我聽着不好意思。

克拉拉 華連錦，你還沒有忘記到工廠去坐那一號電車嗎？

華連錦 呵哈，克拉拉，在工廠裏灰塵，嘈雜，儘是機器的歇斯的里亞。我天天頭發痛。誰也

不注意，我什麼也不能明白，我完全停止堆塑了……大概是我頂不住……

克拉拉 也是往樹叢裏躲的。可是我不勸你。親愛的，球一般的滾吧，塗紅嘴唇吧，金的無

產階級也吧，塑你的去吧——祝你幸福吧。走吧，胡塞根，幹一下監護吧。

胡塞根 你的生活少壯着的，克拉拉。

〔同克拉拉出去到她的房間裏。〕

華連錦 見怪了。

蔡好爲 耍脾氣的老女人。別介意吧。

葉琳娜 說是很吃勁的。

華連錦 (向葉琳娜) 可是你……不願意做模特兒嗎？

葉琳娜 我們沒有功夫幹這些無聊事。

蔡好爲 不是我們，而是你……對於葉琳娜藝術是不存在的。愛神——只是一個光體

女人，拉斯邊吉的畫——只是宗教的麻醉品。學術工作人員——助教……腦子活

着的，可是感情與性慾都乾枯了。

葉琳娜 蔡好爲！

蔡好爲 你看一看房間吧。裸着的窗子，擗皺的報紙，裱糊紙上的斑點，桌布上的殘屑，烟

頭，沒有洗的茶碗，盛魚子的罐頭盒子……可是覺不着，看不見。

葉琳娜 你從前也看不見。

蔡好爲 從前我是一個平常的研究生。

葉琳娜 呵哈，對不起，沒有看到變遷。你現在是主任了！

蔡好爲 總之不妨過文明一點。而特別是現在。

葉琳娜 呵，怎麼呢，我現在收拾吧。

蔡好爲 要緊的是要感覺，而收拾每一個傻子都會的。

華連錦 我去……我去同克拉拉談談……我得罪她了……

〔華連錦敲着門。克拉拉：「是的，是的。」華連錦入。〕

葉琳娜 你叫我在這姑娘面前丟臉嗎……

蔡好爲 你跟這姑娘學一點文明吧……

葉琳娜 她的文明已經在你身上表現出來了……感情，性慾……自然，我三十歲了，她

二十三歲。年青呢，新鮮呢……

蔡好爲 你生來也就是這樣的——錯生成了女人。

葉琳娜 你也能同我過了五年嗎？

蔡好爲 對一切都習慣了。（用報紙打着牆。）甚至於對臭虫也……

葉琳娜 （抓起盛魚子的罐頭盒子向蔡好爲擲去。）叫你試一試臭虫吧！（抓起刷子。）

〔華連錦入。葉琳娜不自覺的放下手來，用刷子刷着襪子。〕

華連錦 你用刷皮鞋的刷子刷衣服嗎？

蔡好爲 而且用罐頭盒子打臭虫呢。（拾起盒子。）我去送你，華連錦。

華連錦 不……我一個去，你別去吧。

蔡好爲 我去送你，華連錦。

華連錦 再見吧，葉琳娜。

葉琳娜 （拉住華連錦的手。）華連錦，別同他躲在美術學校裏吧，別在暗地裏耳語吧，

隱匿和欺瞞已經夠了……

華連錦 你算了我吧……

葉琳娜 說高些，說高些……用全嗓子叫吧。也大聲的愛吧……

華連錦 我誰也不愛，丟開我吧——你手冰涼的。（掙脫開來，跑出。）

蔡好為 吃醋的女妖精我不要了。（跟着華連錦跑。）

葉琳娜 （在後邊喊着。）我再不吃醋了！我再不吃醋了！我再不吃醋了！我再不吃醋了！（坐下哭起來。）

〔克拉拉入。〕

克拉拉 嚶什麼呢？或者是牙痛嗎？

葉琳娜 我不同蔡好為在一塊過了。

克拉拉 什麼時候才決定的，我的少奶奶？剛剛卿卿我我的——就突然間，彷彿坐小汽

車似的——呼嗚嗚就完了。唔，把眼睛抬起來，抬起來，小姑娘。（把葉琳娜臉抬起來。）

眼淚呵，淚人兒似的給拭一拭。（給手帕。）從來總是女人先哭的……絕對的離開

了嗎，或者是暫時的呢？

葉琳娜 絕對的。

克拉拉 跟華連錦去了。漂亮的姑娘呵！

葉琳娜 下賤的木偶……小胆子鬼……

克拉拉 呵哈！醋意發作了。

葉琳娜 我再不吃醋的。

克拉拉 我也不勸你吃。

葉琳娜 她用她的青春把他拘去了。

克拉拉 呵哈，你啊，我的小老媽！我在你這樣年紀的時候玩着我的生活好像玩球的一

樣。唔，他走了就走了——沒有到死路上呢。我給你找一個年青的男子來。在我們工

廠裏他們是整千萬呢。按着黨的紀律給趕十來個來——任意選吧。是的，今天同

我一塊去吧……去開工廠飯堂的成立會吧。那裏連想都不讓你想呢——一時三

刻都把你弄繚亂了……

〔胡塞垠入。〕

胡塞垠 又担了一付担子。維持監護的計劃吧，克拉拉、琳娜，怎麼眼睛紅了呢？眼睛累了嗎？我的也是常常痛的——沙土。你的丈夫，葉琳娜——是聰明的丈夫。你，葉琳娜，——是聰明的老婆。我將來也是聰明的丈夫給我找一個聰明的老婆吧，葉琳娜。

克拉拉 把琳娜娶去吧，她同蔡好爲離婚了。

胡塞垠 唉——噢——呀——噢，離婚了？離婚了？蔡好爲是大傻子，——離婚了。我把老婆帶到曠野去，我打老婆，——離婚是不幹的。唉——噢——呀——噢！

葉琳娜 工作把我同蔡好爲連係起來的。我們互相幫助着，提攜着，交換着意見——還在大學的時候……可是現在我的幫助他用不着了！他自己成了主任了。

〔娜達霞入。把魚盆放到桌子上。〕

娜達霞 克拉拉，瞧魚吧！琳娜，瞧魚吧！……薄老伯送給童子軍的魚。他常常到我們俱樂部

部去的。春天給我們安兔籠呢。唔，快看吧——克拉拉，琳娜，胡塞根！

胡塞根，琳娜，應當同薄布洛夫談一談吧。薄布洛夫——是很好的同志，你的幫助他用

得着的，他的勸告對你有用呢。

葉琳娜 我不願意。這位非黨的小基督將來再挖苦，譏笑道：『都不聽，我說過了，我預先

警告了……』不，最好是一個人過着鬥爭着。

克拉拉 應當治你的病呢，小少奶奶。我不愛你的心緒，哦，我不愛。

娜達霞 唔，克拉拉，唔，琳娜，唔，胡塞根，唔，都看魚吧！

葉琳娜 魚很好……可是你更好呢，娜達霞，只是爲什麼你不是我的女兒呢？

娜達霞 爲什麼？

葉琳娜 最好在一塊過，別分開。

娜達霞 我們就是這樣過的。我們永遠不分開呢，琳娜，你，我很，很愛你——只是你總是

沒有功夫。

「蔡好爲不作聲的，很快的移屋裏走過去。」

娜達霞 爸爸，瞧一瞧魚呢。爸爸！

蔡好爲 算了吧！（出）

娜達霞 對於女兒沒有別的話。怪極了！

葉琳娜 的確怪極了。

娜達霞 謝瞭如由童子隊裏開除了。他是神父的兒子，可是他說是職員的兒子。頭目說：

「謝瞭如他既然欺騙童子隊——他就可以欺騙工人階級的。」克伯母，可是不可

以欺騙工人階級的吧？

克拉拉 大概是不可的，如果頭目說了的話。

娜達霞 可是你曉得，誰是重要的頭目？不知道嗎？呵哈，可是我曉得！最主要的頭目——

是黨。呵哈！跳的多好看，瞧一瞧吧。

葉琳娜 呵哈，小娜達霞……——克拉拉，我真想要女兒……爲什麼我沒有自己的女

兒呢？……我要有的話，晚上一定給他唱歌——也不至於這樣疲倦了。

克拉拉 呵，琳娜，別做作了！『爲什麼，爲什麼……』你的時候還沒有過去的。把東西收

拾一下——去開成立會吧。

葉琳娜 實在的，克拉拉，去吧。

胡塞根 把我也帶去吧。我不願離開葉琳娜……現在葉琳娜不能一個人走的。

克拉拉 電車裏的位置，看好給三個人安置的……去吧。

〔克拉拉，葉琳娜，胡塞根出。〕

娜達霞 （一個人）這真好了！我一個人留下了，誰也不妨害了，喂魚吧。呵哈，我真好極

了！（唱着『馬鈴薯』調子。）

我們是怎樣的喜歡，喜歡，喜歡，

喜歡着小金魚，

我們是怎樣的喜歡，喜歡，喜歡，

喜歡着小金魚。

〔葛爾曼入。〕

葛爾曼 小姑娘，叫爸爸來吧。

娜達霞 先坐一坐吧。

〔娜達霞出，把蔡好爲叫出來。〕

蔡好爲 睡覺去吧，女兒。

娜達霞 我看一會魚。

蔡好爲 睡覺去吧，女兒。

娜達霞 你瞧着，別遭魚。(出)

葛爾曼 蔡好爲，我來問一問你，你信神不信？

蔡好爲 糊塗的問題。

葛爾曼 那麼，鬼也不信嗎？可是精神的親屬呢？

蔡好爲 你是有病呢，或是玩弄我呢？

葛爾曼 可是你相信階級的親屬嗎，蔡好爲……就是所謂社會的同種嗎……呵，回答吧，我說正經話的……你相信不相信同階級的可以成兄弟呢？

蔡好爲 自然的。

葛爾曼 而且同出身的成兄弟嗎？同樣的環境造成心理，習慣，天性的共同性……如果

你要相信這——你就是我的弟兄，蔡好爲……

蔡好爲 你說什麼鬼話呢？

葛爾曼 當然的，不是同父親的弟兄。我的父親——是參議院議員，你的——是小郵政官。在原則上他沒有干與過革命，在一切的當局之下信件都走得很認真……就這樣的填到調查表上也好。

蔡好爲 我停止說話的。

葛爾曼 在你的黨表填得很平常——父親——郵政小官就完了。但是，沒有完呢。母親

——市民——二十一年餓死於沙瑪拉。是的。二十二年入到工廠裏。作工至二十五年，後加入黨。被介紹到大學校裏，由那裏——做了我們學校裏研究生。是的，瞧吧，我探聽好了。在學校裏你積極的同薄布洛夫鬥爭的。薄布洛夫已經證明了社會環境的習性長時間的保存着，因此軍法官和海軍上將的女兒的兒子在心裏自己也有一點海軍上將的氣味。你甚至於寫了這種文章反對這種理論。在你的文章裏對於別人的引證比你自己的思想還要多，不過，這是順便提一句。

蔡好爲 說明白些，去你的吧。

葛爾曼 莫穆斯找不着亞芙洛吉特缺點的時候就妬嫉得把心都炸裂了。當我看你填黨表的時候，我想自比莫穆斯。一個不大的缺點把我救下了——你的母親活着的，

蔡好爲。

蔡好爲 怎麼活着呢？

葛爾曼 一到時候——你們會相見的……呵，現在，我希望着你明白爲什麼我們是弟

兒吧？……同樣的環境生下了我們，不過我們担着自己的出身的重壓的方法不同吧？你好像一個比較聰明的哥哥——這不是奉稱語，而是事實——你直截了當的由過去年代的記錄把軍法官和海軍上將的女兒一筆勾消了。可是我——倒霉的人——我不會利用這種可能。我是宿命論者，如果我的命上定着生來是一隻耳環，這樣就一直到死也找不着第二隻。葉琳娜到外國去，我老死到研究生上，我已經死心塌地了。可是你——你現在覺得心裏怎樣呢。

蔡好爲（跳起來。）我在工廠做過工的，我成了無產階級了，我在黨裏五年了，你拿母親來駭不住我……

葛爾曼 天呵，不是爲這來找你的……我好像弟兄似的，想來提醒你一下——生辦法吧，蔡好爲，因爲入黨時隱瞞社會出身的就要受開除黨籍的處罰呢。請你當心吧，請原諒自作證人的管閑吧，——我再不談這個問題來攪擾你了……安心去睡吧。

（出。）

〔撲通一聲把門關起來。〕

蔡好爲（一個人）他扯謊的，一切都是扯謊的……我在工廠裏三年，在黨裏五年……在黨裏五年，在機器跟前三年。我去一五一十的把一切都告訴給監察委員會，讓他們裁判，明白，寬恕，派去做下層工作吧。（快穿上衣服。）我告訴吧——這不是我的。一切……在工廠三年，在黨裏五年，母親活着的，別駭我吧，一五一十的都去說出來。在機器跟前五年，在黨裏五年，都在這裏呢，都在這裏呢……（出）

〔房門撲通一聲的響起來。娜達霞由自己房門裏出來。〕

娜達霞：爸爸……（更高聲的）爸爸……（恐懼的喊着）你上那去了？你欺騙了工人階級，你欺騙了頭目，我的爸爸……

（幕下）

第三幕

第五場

〔會議棹。棹旁坐着包樂亭，聶夫斯基，蔡好爲，葉琳娜，薩布洛夫和在會場上自始至終只喝着茶，吃着點心，不作聲的主席團的一員，再遠一點是葛爾曼和胡塞根。王甲梭夫任書記。他旁邊放着電話。聶夫斯基做主席。〕

聶夫斯基 葉琳娜同志發言。

包樂亭 開了三點鐘會沒有頭腦。

王甲梭夫 聶同志，給你打電話的。

聶夫斯基 葉琳娜，繼續說吧，我聽着的（到電話跟前去）。

葉琳娜 這麼着，表面一切都非常的好。我們坐到人類行爲實驗所裏，考查着，填寫着表，量

着血壓，六組人從早到晚都在忙着……可是後來……後來我們的教授把我們的材料拿去就把自己的研究室關起來一個人做起來了。我們這些學術工作人員們居到黑奴的地位，我們把原料供給到神密的工廠裏。可是現在我要知道工廠造的是什麼東西：皮鞋，白洋蜡，或者是毒瓦斯。

葛爾曼 我們——這是指誰的？

葉琳娜 黨員和小組工作人員。

葛爾曼 我也是小組的工作人員。我反對不負責任的躍等。我堅決聲明：我的小組……

葉琳娜 我是根據實驗所全體組長會議的委任來說話的。聶夫斯基，做你的主席吧。

聶夫斯基 就去，就去。把預算案推進一下。這麼，誰有問題？

葉琳娜 我沒有完的。聶夫斯基，教授應當開放研究室並且把實驗室材料的研究拿出

來給大家討論。

包樂亭 成碎片的拉去吧。我積累了二十年的思想，可是你們想把牠撕碎吧。把搶來的

思想去利用吧，這是做不到的。你把我們破產不了的（照額額上敲着）都在這裏的。

胡塞琅 學校不是包樂亭的，學校是國家的。

包樂亭 我所做的都是屬於國家的，那屬於國家的，都是我所做的。這個你記住吧，大類

骨的年青人。

葛爾曼 國家將來滿意我們的工作呢。

包樂亭 這還不知道的。

葛爾曼 可是已經知道國家不滿意包教授的。被取消了主席團之一員。沒有書包的總

長。

葉琳娜 我們要求學校主席團……

包樂亭 我不許你要求（把聶夫斯基手裏的電鈴奪過來，摔到地下。）才上來學的作

句子，後來再要求吧！照原材料贖一份儘心去研究吧。同薄布洛夫和其餘的人去發

現自己的定律，後來再討論，看誰的結論好。不要往別人口袋裏鑽——我叫警察呢。

薄布洛夫 我已經得了結論。

葛爾曼 你這樣坐到家裏守着結論吧。

葉琳娜 聶夫斯基，開會吧，扯蛋！

包樂亭 你再罵娘好了！

聶夫斯基 (按着鈴。) 同志們，守秩序吧。別生意見吧，繼續吧……

王甲梭夫 聶夫斯基，要緊的電話。

聶夫斯基 繼續吧，同志們……我就來。(去到電話跟前)

包樂亭 把你的結論說出來吧，薄布洛夫。

薄布洛夫 我沈默了好久了。或許沈默的太久了。包樂亭的威信，個人的關係，家庭的倫

理……我很容易來反對包教授……可是包教授犯了一個極大的學術的錯誤。

他企圖着用最簡單的動物的刺激來解釋人的行爲。這種錯誤是他的政治觀點的

結果，我應當起來反對這個的。

葛爾曼 往下說吧，危害者的同道者。

薄布洛夫 你看過我關於高鐸明的信嗎？

蔡好爲 懺悔晚了。

葉琳娜 我們說的是關於實驗所的，高鐸明這裏不相干。我們反對包樂亭的論點。你研究的是一般的，同他的所屬的階級性沒有關係的人的行爲。你愛的只是超階級的，永久的刺激論。由這種觀點定然把革命看作憤怒的結果，社會主義比賽解釋成性的活動，而突擊精神——是飢餓的結果。這是徹頭徹尾的異己的而政治上有害的論調。

包樂亭 你不能知道將來得什麼結論，我自己也不知道牠呢。

薄布洛夫 結論被葛爾曼偷告訴出來了。破壞現代治人制度的信用。

葛爾曼 住嘴，混賬東西！無廉無恥的來毀謗我。吃醋的丈夫，遮掩着的危害者，他來報復

這孤立無援的研究生呢。

葉琳娜 塞住你的噴泉吧，寶石耳環。

葛爾曼 主席，薄布洛夫毀謗人，叫他負刑事責任吧。記入到記錄裏吧。他陷害我的，我要

求……

包樂亭 我願意幫助國家。人都應當往好處幹，可是不讓我幹，都妨礙我。

葛爾曼 薄布洛夫和葉琳娜都妬嫉我們。

包樂亭 是的，是的，都嫉妬的。教授的鍋在煮着的——我們來在他鍋裏煮糊塗吧！

開的沒有終止，時候都糟塌了，力量都用到吵架上去，就成功了。腦子裏是漿糊代替

了思想。稱我做敵人。而自己請求着到研究室裏去找敵人。幹嗎請求呢？幹嗎呢？

葛爾曼 爲着揭穿你的教授。

葉琳娜 是的，如果我們的假設證實了——就揭穿的。

〔沈默，卽時就聽見聶夫斯基的聲音。〕

聶夫斯基 呵，逼迫賈里斯吧，我同他說過了……：兔子籠頂都露雨的。

包樂亭 (跑到聶夫斯基跟前，把電話筒奪過來，摔了。) 滾你的兔子籠去，滾你的賈里

斯去！這是我最後的一句話：或是在學校裏——或是葉琳娜。選擇吧。

胡塞根 (跳到椅子上) 別威嚇吧，別威嚇吧。這樣的人在一千九百二十年都要槍決的。

包樂亭 混賬！(出，嘩嘩的門聲。)

[王甲梭夫跟着跑出。]

聶夫斯基 胡塞根同志，即刻退席吧。

胡塞根 我有監護問題。計劃成功嗎？

聶夫斯基 我們談不到監護的。監護——這是小問題。即刻退席去，找着包樂亭即刻向他道歉吧。

他道歉吧。

胡塞根 你自己去道歉吧。葉琳娜真是幹家！薄布洛夫真是幹家！說的很對的，可是你不

相信。

聶夫斯基 (嚷起來) 我把你拉出去！

〔胡塞琪用哥薩克話罵着出去。〕

薄布洛夫 我再聲明一下：實驗所的設立帶着一種反我們的政治目的。

葛爾曼 這目的是不合你意，而不是不合蘇維埃政權意的。

薄布洛夫 蘇維埃政權用不着葛爾曼的擁護。

葛爾曼 更其用不着薄布洛夫的擁護。

葉琳娜 實驗所應該取消了吧。我們來使包樂亭宣佈祕密吧。

聶夫斯基 化了多少錢——便取消了。爲着這人家把我弄到工農檢查所裏的油鍋裏

煎吧！無緣無故的呵！

蔡好爲 宣佈休息，開黨組會吧。

聶夫斯基 對的。宣佈休息吧。

〔聶夫斯基，蔡好爲，葉琳娜出。〕

蔡好爲 （在路上對聶夫斯基）葉琳娜和薄布洛夫是多麼無原則的結合呵！（都出去）

主席團裏一員（站起來）茶喝光了。點心吃光了。可以回家去了。你代我表決一下——贊成吧。（出）

〔葛爾曼和薄布洛夫大步的在研究室內踱着。華連錦入。〕

華連錦 我給蔡好爲一張戲票。請轉交給他，說我已經先去了。

薄布洛夫 你自己交給他吧。

華連錦 發脾氣嗎？隨你便吧。葛爾曼，請你轉交給他一下吧。

葛爾曼 好吧。

薄布洛夫 （舉起椅子。）走開去——或者我把你頭打破。

葛爾曼 好。（很快的出去）

華連錦 我的丈夫醋得摔椅子。哈——哈——哈……你——是吃醋大家，薄布洛夫。

薄布洛夫 華連錦！

華連錦 我叫華連錦，而你的名字叫甲絲揚。甲絲揚一年有四次命名日。叫這名字的不

能吃醋。如果你要是西班牙人的話……溫都拉……那時連椅子都要寬恕了。

薄布洛夫 住嘴，糊塗女人。我現在沒有同你可說的話。

華連錦 這快活極了——『沒有同我可說的！』哈！你吃醋吃得也太淺薄了。美麗的醋意

——好像美麗的飲食似的。在我們工廠裏爲着美麗的飲食鬥爭呢。清潔的食堂提高了生產。這是事實。可是……吃椅子的醋。

〔葛爾曼，包樂亭，王甲梭夫人。〕

包樂亭 瞧吧，華連錦，你的丈夫在當局面前顯功了。把老子往墓坑埋的。怎麼好呢，做了

人民委員長的時候——見面連手都不抬了。最好我先第一個不給他握手吧。

華連錦 外人的事我不過問。

包樂亭 他實在是外人嗎？

薄布洛夫 包教授，我的孤立完結了，你的快開始了。將來也有你可怕的呢。

〔蔡好爲，薩夫斯基，葉琳娜入。華連錦偷偷的走到一邊去。門口裏出現了胡塞琪。〕

聶夫斯基：請就席吧。同志們，主席團黨支部把情況討論過了。我們提出幾個議案。讓我談一下吧。第一：『因葉琳娜同學校反動份子結合不信任實驗所工作，故將其實驗所領導權解除。』第二：『研究室主任蔡好為同志兼實驗所主任，整頓該室工作之突擊速度和小組比賽工作。』第三：『因幹部管理處之催促和各地對於有黨籍的學術工作人員之特別需要，故派葉琳娜同志至沙拉多夫大學擔任教育工作。』第四：『因此派遣出洋事宜讓與葛爾曼，關於此問題向相當機關提出……』在記錄裏有異議的是葉琳娜。

包樂亭：好極了！歡迎！蔡好為，聶夫斯基——謝謝！現在我們叫他們瞧一瞧吧！歡迎！

聶夫斯基：沒有問題嗎？表決吧。誰贊成第一項提議？

〔舉起五隻手。〕

誰贊成第二項？

〔舉起五隻手。〕

誰贊成第三項？

〔舉起五隻手。〕

胡塞根 都作什麼呢？都作什麼呢？呵嘆——呀嘆……頭痛了。

聶夫斯基 誰贊成第四項？

〔舉起四隻手，薄布洛夫未表決。〕

閉會。

〔出席的人都散開了。〕

葛爾曼 (走到蔡好爲跟前) 謝謝你，老哥。

蔡好爲 別纏我吧。

葛爾曼 華連錦在等着你的。

包樂亭 (向葉琳娜) 再見吧，葉琳娜！由沙拉多夫給我來信吧。

〔華連錦同蔡好爲出。除了薄布洛夫，葉琳娜和胡塞根其餘的人都跟着走去。〕

葉琳娜（向薄布洛夫）你所得的結論就是小組所得的結論，可是我們並沒有同你商量過。

胡塞垠 這是你雷同了薄布洛夫的結論，而不是薄布洛夫雷同了你的結論。

葉琳娜 要緊的是我們現在想的是一個樣。（握薄布洛夫的手）呵，「反動份子」或
是由黨裏把我摔出去，或者是我們一起去揭穿包樂亭。

胡塞垠 不能由黨裏飛出去的。應當到黨跟前去。應當叫黨來干涉的。如果黨支部不成
功——到區委去，區委不成——到省委去，省委不成——到中央委員會去。我到史
大林跟前去吧。

葉琳娜 不能失了時機。我們從新的障地來攻包樂亭……我們把問題提到報紙上去
……走吧。

薄布洛夫 呵，我的孤獨，也就告終了。

（薄布洛夫，胡塞垠和葉琳娜出。少時間台上空起來。後來王甲棧夫人，葛爾曼跟着他。

葛爾曼 你幫助打倒了薄布洛夫。你幫助在實驗所作工。你打聽出了蔡好爲的祕密告訴了我。這種對於孤立的、被人生壓迫的知識份子的關懷，是怎麼一回事呢？

王甲梭夫 我給你弄金洋做路費。護照也請靠着王甲梭夫吧。

葛爾曼 你真是知識階級的忠誠而且廉潔的朋友。

王甲梭夫 我自己從前也是知識份子。在學術雜誌上從前也寫過文章……多半是關

於賽馬的……呵哈，我有一匹好馬……夢想呵……帝王都騎過的。

葛爾曼 我簡直沒有什麼可以回謝你的。

王甲梭夫 有的，有什麼可以回謝的。（耳語）一通小公文帶到外國去吧。

葛爾曼 （怕起來）不，不……我什麼組織也不……

王甲梭夫 你別怕，葛爾曼。你模模糊糊的過着，孤零零的幹着，可是我們早已把你加入

到我們的小計劃裏了。

葛爾曼 什麼小計劃？

王甲梭夫 我們也得要準備接代人的。幹部——是個嚴重的問題。我們就細查着愛說話的不滿意的人。那麼晚上來吧，閒着仔細談一談吧。

葛爾曼 這是很危險的事，可是我首先是想活着。

王甲梭夫 但是上帝還在寬恕的時候我也不打算死呢。上帝保佑，我們別怕就是了。

(告別) 你的孤獨也告終了，葛爾曼。

(幕下)

第六場

〔在包樂亭家裏。在台上的是葛爾曼和包樂亭。〕

包樂亭（帶着十分煩亂的心情很快的脚步來回踱着。手裏拿着報，讀着。）『他們往科學裏爬着好像老鼠往教堂的塔裏爬的一樣，千百成隊的爬……』我女兒的從前的丈夫濫用了信用。薄教授爲着不叫你出國，就把家庭的私話告密到報館裏……眼看着人都腐朽下去了——死屍裏空氣都弄壞了。

葛爾曼 報館的代表已經到學校辦公處去過了。他等了王甲梭夫，可是王甲梭夫從早上就不見了。

包樂亭 沒有人可靠的。朋友們——就那還出賣你的（抖擻着報紙。）高鐸明在受審判的。入了危害者黨……這樣和藹可親的人——就這都以他爲壞人。

葛爾曼 世界等待着科學的揭露的話呢。

包樂亭 我白天夜裏在作的，趕快完成的。過三個月我發表我的結論。

葛爾曼 蘇聯的雜誌不登你的文章呢。

包樂亭 牠將在倫敦發表的。

葛爾曼 稿子到交界上被沒收了的。

包樂亭 那我就出去到曠場上叫喊吧。

葛爾曼 在曠場上你要把嗓子掙破呢。

包樂亭 那我就在屋裏叫。（拍着自己的額頭。）我做報告的，滾他的去！關於現代行爲的刺激論的報告。作報告的時候有速記和外國的通訊員。絕妙的思想，葛爾曼……

不過要把我逮捕起來的，或許有的事啊？

葛爾曼 朋友們在外國發表抗議書反對壓迫學術思想，那就不敢動你。抗議書簽名的都是科學和文化上優秀的代表。人都好像旗幟似的舉起你，老師。

包樂亭 我的朋友很少，抗議書沒有人寫呢。

葛爾曼 牠已經寫好了。嗤……（走到門跟前，張望了一下。）瞧一瞧吧。（掏出一張紙，展開。）致一切文明的人類……你讀吧……（教授讀着。）俄國的姓名將來守祕密……

包樂亭 『把包樂亭教授下獄……』我還沒有被捕呢。

葛爾曼 抗議書在你做了報告以後才發表的……

包樂亭 那麼總是還要把我下獄嗎……

葛爾曼 我們釋放你讀吧……

包樂亭 哼……哼……『壓迫學術』可是我們的學校是革命後才成立的……

爾葛曼 往下看吧……

包樂亭 簽名的不十分稠……是的！

〔王甲梭夫進來。葛爾曼很快的把文件抓去。〕

王甲梭夫 嗚……（坐下）不好……

葛爾曼 什麼不好？

王甲梭夫 文件你藏的不好。很露形跡。

包樂亭 糟了，王甲梭夫。

王甲梭夫 但是，護照有了。明天十二點鐘你領吧。出境證也將有的。金洋弄到手了（掏

出錢來）

葛爾曼 好，王甲梭夫，好極了。

包樂亭 說一說吧，說一說怎麼弄成功的……

王甲梭夫 包樂亭，以後談吧，沒有功夫。葛爾曼快起身吧……現在文章登在報上——

只算半糟糕。到了文章從報上轉到別的地方——那就真糟糕了。薄布洛夫夫要起混

眼來了……一輩子都忘不了……是的……你讀一讀吧。一位朋友從印刷所弄來的印樣……葉琳娜的文章。反包教授的出征……

葛爾曼（拿起印樣）『部落的閉關主義——階級敵人的手段。』不是題目，而是戰鼓。
包樂亭 給我吧（拿起）對老頭子放起身砲的。

王甲梭夫 雜誌出版要遲——過一個月才出來的。

葛爾曼 那麼，過一個月包樂亭的報告已經是不計了。

王甲梭夫 一個朋友打了電話。胡塞垠在研究生大會上做了一個關於包教授的報告含着反對的觀點。

葛爾曼 你的日子有數的了，老師都在庖製你的。

包樂亭（捧着印樣）成了階級敵人了。謝謝。瞧一瞧吧，弟兄們：活的階級敵人呵！

〔薄布洛夫和胡塞垠入。〕

包樂亭（擋住薄布洛夫的路）呵！薄教授呵！我別作聲吧！在你面前不能高聲說話的。

你弄到報上去呢。

薄布洛夫 高聲說吧，不過要擔當所說的。

包樂亭 甚至於在親近人面前嗎？

薄布洛夫 甚至於在自己面前。

包樂亭 你什麼時候搬家呢？

薄布洛夫 不能比，我找來房子早。

葛爾曼 (向薄布洛夫) 你不但陷害我。現在你驅使這位克爾格支人來攻擊包樂亭。

你幹嗎担任生物學的講席呢。最好你講奸細和偵探專科吧。

胡塞根 胡說，混賬東西！薄布洛夫是我們的人，是教師，他教我們往遠處看的。我用眼睛

看——眼睛都成了另樣的了，——我在血裏看見小球，在天上我看見行星，看見別

的國家，看見自己的國家，國家在生長着的……我的哥薩克斯坦在生長着的……

曠野……鹽池……曠野裏有銅，曠野裏有土西鐵路……城市都在生長着，在城市

裏——有書，教師——哥薩克斯坦學習起來了……從前認識二百字，現在我能說多少字，我算不過來了。我將來回到哥薩克斯坦裏，去到曠野裏，在曠野裏喊着，我讀了什麼書，我知道了什麼世界……從前我當過放牲口的，從前肩膀上長着腦瓜子，現在沒有腦瓜子了——現在是頭，肩上長的不是一個頭，而是一百個頭。（走到書跟前抓住書。）這個頭在我頭裏邊的。這個頭也在我頭裏邊的。這個頭也在我頭裏邊的。統統都在這裏。可是你把沙土從眼裏揚嗎，把頭弄糊塗嗎……應該槍斃你的……應該槍斃你的。夜裏字母四面八方的都跑散了，我怕字母，我怕書……槍斃吧，薄同志……頭……呵，頭——呀，頭……打一下——輕鬆一點……打吧……槍斃吧……

〔向葛爾曼撲去，薄布洛夫把他抓住。〕

薄布洛夫 平一平氣吧，胡塞垠，你是同我一塊來的。我給你頭痛藥——平一平氣吧。

（把胡塞垠引出去。）

葛爾曼：瘋子們要推翻教授呢。

包樂亭：好極了。這發瘋了的腦子——是我觀察的鎖練上一個新的連環。好極了。一個

禮拜以前我把一個兔子弄瘋了……是的，是的，發瘋的兔子和發瘋的提攪生——在發瘋的根源上是那同一的刺激。絕妙極了。

〔蔡好爲、娜達霞和華連錦入。〕

華連錦：爸爸，這是我的新丈夫。

包樂亭：啊……現在我要開始發瘋起來了。

華連錦：我要搬到蔡家去了。娜達霞，這是你的外祖父。

娜達霞：我沒有外祖父的。（躲到沙發角裏。）

華連錦：同我的丈夫握握手吧，爸爸……他的名字也叫尼古拉——也用不着去習慣的。

〔包樂亭不作聲。〕

葛爾曼 我慶祝年青人吧……華連錦。（吻她的手。）我的幻想……消失了幻想呵。

蔡好爲！（伸起手來。蔡好爲爲遲慢着。）我恭喜你，蔡好爲！（蔡好爲爲給手。）我給年青人唱一首莫麗沙的歌吧。呵……（用法文唱着。）

華連錦（當他唱完時。）我要去收拾衣服的。（出。）

包樂亭（到蔡好爲爲跟前。）呵，女婿，有什麼辦法呢，你好吧！你的前任者薄布洛夫夫向我

進攻呢。現在你應當保護親戚吧……

蔡好爲 我們把薄布洛夫夫趕出學校去。

葛爾曼 華連錦的前任者也不叫留下。瞧吧。我們有的是階級敵人。

蔡好爲 我們把葉琳娜從黨裏趕出去。

葛爾曼 發鬼瘋的胡塞根打算在報告裏剝製教授的。

蔡好爲 我們把胡塞根弄到瘋人院裏去。馬尼洛夫主義夠了！丟醜的事情夠了！用鐵掃

帚把這些棍徒搗亂鬼都掃出去！國家需要包樂亭的工作呢。安心工作吧，包樂亭。

葛爾曼 快了，老師快公開的宣布結果呢。

蔡好爲 這是給小胆子們的好答覆。我相信的，教授，我們是在人類行爲科學上的偉大

革命的前夜呢。我高傲着在這革命上也有我一點微力呵。

包樂亭 你真是一個極有意思的性格，蔡好爲。呵，蔡好爲，誰能夠想着你是軍法官的兒

……對不起，是我女兒的丈夫！……誠心的謝謝你恭維我。

〔華連錦入〕

華連錦 呵，說好了嗎？

蔡好爲 一切都談到了。

葛爾曼 留到自己的環境裏吧。把心懷打開去談吧。我去，我不妨得你們了。

包樂亭 葛爾曼，（引到旁邊去）你擁護我，寫了抗議書，這很可感謝的，不過……不用

的……我不喜歡，幹嗎叫倫敦來干與我們的事呢。我不願……

葛爾曼 回到莫斯科就晚了。誰動搖，他就一定要遭殃。（出）

包樂亭 (送着葛爾曼轉回來) 呵, 這怎麼發生得這樣的奇異呢, 親愛的, 我不明白。

華連錦 呵哈, 我的老人家, 你很難明白的。一切都合法的。我在工廠裏作事, 在我心裏生長着新人, 而新人所愛的不是鼻子的形式, 臀部的曲線。我們愛的是社會的內容。於是我就愛上了由機器跟前來到科學上的幹部的無產階級。

包樂亭 哼……哼……呵, 莊重的人, 童子軍, 現在不能寫文章罵外祖父了——成了親戚了。

華連錦 別皺小眉頭了吧, 娜達霞。我是你的新媽媽了。

娜達霞 過着瞧吧。

華連錦 笑一笑吧……玩洋娃娃吧——現在她們是你的了。

娜達霞 我不要。

華連錦 你幹嗎生我的氣呢。

蔡好爲 別理她, 她是很使性的, 厲害的姑娘,——完全像她母親……

娜達霞 當然是不像你這騎牆派的。

蔡好爲 (叫起來) 住嘴，壞東西……

華連錦 蔡好爲，你罵孩子嗎？

〔薄布洛夫入，送著胡塞坡。〕

薄布洛夫 回到家裏睡着。什麼也不要想，把水放到頭上。明天你上療養所去吧。

〔都出去。〕

華連錦 我不願碰見他。我們走吧。

〔由客廳裏往出走着。剩下娜達霞。〕

包樂亭 你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蔡好爲。記住我的話吧。包樂亭不認錯人的。(出)

娜達霞 我怎麼這樣想哭呢？……童子軍都不哭的，童子軍時時刻刻總是快樂的。(頭

杵到沙發的枕頭上，哭起來)

〔薄布洛夫入。〕

薄布洛夫 (娜達霞,我的小姑娘,你一個人…… (拉住她手。))

娜達霞 我再不能夠……我……想告訴克伯母的爸爸很可惜。我統統都沒有作聲,沒有作聲。沈默簡直把胸脯都壓破了。

薄布洛夫 你的父親把你惹着了嗎?

娜達霞 他沒有把我惹着。他把一切都驅了。唉,薄老伯,我怎麼這樣想哭呢?關於爸爸的母親我統統都告訴你,好吧?我們不是有很好的交情嗎?

薄布洛夫 當然的,說吧,朋友一切都明白的。

〔亞瑪利亞入。〕

亞瑪利亞 小華連錦……呵哈,小娜達霞,小……想吃糖不想……

娜達霞 薄老伯,我們走吧……

薄布洛夫 走吧。(把她抱到手裏,抱出。)

亞瑪利亞 我沒有望着尼古拉有這樣的女兒。小華連錦呵,我的孩子呵,衣服弄好了

……你在那裏？

〔在門口走着，碰着蔡好爲、亞瑪利亞，嚇得後退着。

（還可以聽見）尼古拉……

蔡好爲 你怎麼狡猾的還活着呢？（翻起門。）我從前完全相信……

亞瑪利亞 奇極了，尼古拉，奇極了。天呵，你真好極了！

蔡好爲 算了吧。將來時候一到——我就認你的。可是現在——忘了兒子吧……

亞瑪利亞 你認我嗎，尼古拉？

蔡好爲 是的，實驗室工作完了以後，教授作了報告以後都將要見到我一個人保障了

包樂亭 安心做工作的可能……一定把我提拔到聶夫斯基的地位……這舊靴子

在預算委員裏踏毀了……那時圍着信仰和光榮的我去到監察委員會裏……我

站到牠的紅棹子面前就說道：『這不是我。』我錯了，我欺騙了黨。用黨的法律來懲

嚴厲的處分我吧……於是，當他們知道我的罪在什麼地方的時候，他們就微笑着

對我說：「去吧，去作事，再不要犯錯吧……」我回到學校是校長，回到母親面前是兒子……

亞瑪利亞 呵哈，你的去世的父親也是這樣的會說呢。

〔包樂亭出。〕

包樂亭 別拘束吧，談你們的吧，我是自己人。

蔡好爲 你……曉得一點什麼嗎？

包樂亭 統統都曉得的。

蔡好爲 (對亞瑪利亞) 嗚，老媽子的舌頭呵！

包樂亭 親愛的女婿，說實心話吧：你有點怕嗎？你外面披着鐵甲，而鐵甲下面的心也恐

懼得痛嗎？

蔡好爲 無稽之談。你聽着吧，這是無稽之談！

包樂亭 你是我們的後裔……不是提攞生。你可以做一個大政治家。這在你的血裏邊

的。

〔華連錦入。〕

亞瑪利亞 小華連錦呵，小孩子，我找你的。

華連錦 可以走吧。

包樂亭 呵，怎麼呢，小華連錦，祝你幸福吧。

華連錦 我竭力吧，爸爸……

蔡好爲 再見吧，包樂亭，記住我的話吧：無稽之談！

〔華連錦同蔡好爲出。〕

亞瑪利亞 呵，你幹嗎去驚動他呢？

包樂亭 不是無稽之談，蔡好爲——是真實的至理。你害怕了。你走得很遠的，可是也害

怕。我的鍊子銜接起來了。包樂亭做報告不是經過三個月，而是經過三個禮拜……

是的……未來的年代隱藏在黑暗裏，但是我看見你的命運在光明的前額……我

看見一切人的命運，看見全國的命運……我統統都說的，統統……瘋狂絕滅了。人們一明白就服從了……只是小華連錦去了。愛上就走了……孩子不把父親的壯年返回來的。老來總是孤零的，亞瑪利亞。我抖起精神來，好像牛似的工作着，但是過去的經歷把脊背弄彎起來了，把我往爐子跟前引起來了，早晨也不容易起來了。

〔查哈洛夫入。〕

查哈洛夫 少年能幹，老來聰明。

包樂亭 如果老來你曉得生活過的是不正當的，那就任何聰明也不濟事了。查哈洛夫……現在我們這裏有三個老年人……可是我們誰正當的過過生活呢？誰？

亞瑪利亞 你記得嗎？……姐姬亞娜節……柯朗廳裏輝煌燈火，在舞台上——一位身段不高的，風雅的學生……

包樂亭 「多麼好看，多麼新鮮的玫瑰呵……」可是我依然還是要做報告的。（彈着樂鏡。）

（幕下）

第七場

〔講座。包教授讀着報告。在椅子跟前坐着的有聶夫斯基，蔡好爲和主席團的一位不發言的人。〕

包樂亭 我的報告快完結了。用兔子作例子，你們看見在行爲的根基上是相當的刺激和激動作用。我們發現刺激作用，我們就可以影響牠，可以改變牠的行爲。以此類推，我們找到社會環境的主要刺激作用，我們就預先可以推知社會行爲發展的路徑。將來科學開始排擠政治的時候一到，我們決定盡力之所能及的貢獻給我們國家一點效益，並且分析現代人們行爲上的根本刺激作用是什麼。同在黨的同志一起——其中我特別要指出的是蔡好爲的精神——我們客觀的研究了社會各層中

幾百個人。這種研究的路徑和方法我不在這裏敘起——誰有興趣的話，去看材料好了……我要說的只是所研究過的百分之八十的行爲的共同的刺激作用是——恐懼。

人聲 什麼？

包樂亭 恐懼。（從報告的這個地方起一直到完爲止，字條好似奔流一般的連續不斷的由全場四面八方往主席團跟前送着。）郭爾台，吳代森，李實和其餘各人的工作指出了高大的聲音或失所憑藉是引起恐懼的絕對的刺激作用。所研究的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生存於呼聲的或失了社會憑藉的永久的恐懼之下。賣牛奶的女人怕沒收她的牛，農人怕強迫的集體化，蘇維埃的職員怕不斷的裁員，黨的工作人員怕歸罪他是左傾或右傾，學術工作人員怕歸罪到唯心論上，工程師怕歸罪他是危害者。我們是處在偉大的恐懼時代呢。恐懼使天才的知識份子同母親斷絕關係，偽造社會出身，鑽營要職……是的，是的……在高位上受揭穿的危險沒有這樣可怕。

的。恐懼追趕着人。人就成了懷疑的，陰沈的，無良心的，污濁和無原則的……恐懼生產了脫工，火車的誤點，生產的虧空，一般的貧困和飢荒。沒有呼聲，沒有往黑板上的登記，沒有坐獄或充軍的威嚇，那無論誰什麼東西都不作了。看見了巨蛇而不能移動的兔子——牠的筋肉都僵硬，牠只有溫順的等待着巨蛇的環圈縮起來去縊死牠。我們統統都是兔子。此後能不能帶着創造的精神去工作呢？當然，不能。

所研究的其餘的百分之二十——這是工人提攬生。他們沒有什麼可怕的，他們是國家的主人。他們帶着驕傲的面孔，響着皮靴的步音，高聲的談笑着入到機關和科學裏……可是替他們怕的是他們的腦子……體力勞動者的腦子怕過度的智力的工作，發生追逐的瘋狂症。他們時時刻刻的要極力追上和追過。是在不斷的追逐中喘着氣，或者腦子發瘋，或者慢慢的墮落下去。消滅恐懼，消滅一切產生恐懼的根源——你就看見國家開着多麼豐富的創作生活之花……我的報告就在這裏收場了……（由講台上下來）

蔡好爲不用刀子割得細碎。（拭着額上的汗。）

聶夫斯基關於包教授的報告有一百多同志要說話。請不要再報名了。按照報名的先後，第一個要發言的是「赤色展鐵工人」工廠的克拉拉同志。下一個是——薄布

洛夫教授。

克拉拉 我代表担任專門學校監護的工廠來發言的。可是當時專門學校沒有來領受

這監護的小事。

聶夫斯基 我們是討論學術報告的。監護問題這裏不相干的。

克拉拉 如果我們的工廠要監護了你們學校的話，我們一定不許這樣的學術報告呢。
人聲 對的。

克拉拉 現在講報告的本身呢。消滅恐懼——教授提議的。我們接受你的提議。來消滅恐懼，好把人們的聰明才力用到創造的生活上去吧。但是，要想消滅恐懼，應當要消滅產生恐懼的原因。可是原因不是在監察員上，不是在清理委員會裏，也不是在國

防局裏教授，我們同你是老年人，我們知道恐懼在世上已經存在了千百萬年了。自從世上有了奴隸制度和壓迫，就有了人壓迫人的強有力的武器——恐懼……

恐嚇……痲瘋意志，挫折被壓迫者的反抗……把人變成溫順的小兔——這就是古今中外的巨蛇所要達到的目的。恐嚇吧！把鎔鉛往波羅丁咽喉裏灌，轆裂了拉任的從屬，斬殺了普加喬夫的從屬，屠盡了農奴暴動的村莊，槍殺了「赤色卜列斯尼」的民團，開腸破肚了西比利亞的游擊隊。神父也恐嚇反抗政府要受上帝懲罰的。大學教授也在講台上鼓吹着體力勞動的人不宜於研究科學和管理國家。

恐嚇吧！可是被壓迫者——不是小兔，包教授。他們集到斯巴達隊中奮戰着，他們在宗教裁判的火刑裏，高呼着自由，他們從絞首架上往劊子手臉上唾，由斷頭台上號召着去鬥爭……他們被趕到中科雷木斯克充軍，步行着，驛站……包教授，可是你曉得到中科雷木斯克走多少時候呢？八年……到伊爾庫斯克得兩年半……這不是你的賣牛奶的女人呵……

把他們趕去充軍，下獄，可是他們又從那裏跑回重新繼續鬥爭的。

這樣的恐懼產生了勇敢。沒有什麼可失的被壓迫的勇敢。無產階級的，革命者的，布爾雪維克的勇敢。你想拿火車誤點來恐嚇我們。這是做不到的，包教授，做不到的！

我們誰是眞眞同恐懼鬥爭呢？是暴動起來反對恐懼的根本，反對血的和剝削的世界的我們，或者是擁護官僚不要叫清理出去，擁護土豪不要叫集體化，擁護危害者不使國防局緝捕呢？

當階級敵人還胆敢來搗亂，燒集體農莊，到罐頭裏下毒藥和在這講台上講演的時候——這就是他還不十分怕。這就要十倍我的警惕心。當我們的隊伍中發現出怕困苦艱難的人的時候，——這就是資本主義巨蛇的眼睛更其要催眠他們的。這就是要十倍我們的決心。

在階級鬥爭裏振起大無畏的精神，冷酷無情的去對待階級敵人吧。（少停。）

在一九零七年我的兒子被絞死了。過了二十年以後我在革命博物館裏找着了劊子手的賬單。從那時起，有時當我一看起這賬單的時候，老骨頭就痛起來。而新的力量也就在我身上增加了。這就是牠：鐵環——三毛，繩子——五毛，頭上戴的口袋——一元。

他們爲着不要看見他的臉，就用口袋戴到他頭上。他們爲着一根繩子喜歡出的不是五毛，而是幾百萬。他們爲着叫我們沈沒到世界上還未曾見過的血海和恐懼之海裏，所以強迫我們親手去捶練絞刑的鐵環。我們不用口袋把你們蓋起來的，資本家老爺們，將來到了我們的最後一次相逢的時候……（少停。）

到了我們把世界上最後的一個壓迫者的反抗摧毀了以後，那時我們的子孫將要到字典裏找『恐懼』這個字的解釋了。而在這以前，在大無畏的階級鬥爭裏鍛鍊起來，準備痛擊敵人的重新抬頭，舉起工人階級的善於應對的鐵腕拚着全力照他們痛擊吧！（鼓掌）

（幕下）

第四幕

第八場

〔很大的，很高的房間。門戶保持着清靜而開時也沒有聲音。在室內女檢員咕噥着什麼。包樂亭入門隨着他關起來。〕

包樂亭 我知道要把我逮捕起來的。請你給我裏打個電話，叫把我夜間的撒鞋送來。

〔女檢員做個手勢請他坐下。〕

這從你那方面是客氣的……可是你還是怕科學。用逮捕來推翻學術的結論。親愛的，這是武力，而不是證據……你用監禁恐嚇不了我的。我的壽命已經過完了，在什麼地方死——在我家裏死到床上或者死到監獄裏——這反正都是一個樣。

……可是我的思想將來是存在着的，我的弟子們將來研究牠的。當然，我不爭辯的，這位老女布爾雪維克答覆的很不錯……很氣憤的。我承認，我思索了很好。我做了報告後一夜都沒有睡。總是在想着這位老太婆。同我年紀相同的女人，可是我們的老景是兩樣的。完全兩樣的，我們所看見的世界也是兩樣的。我甚至提筆給她寫起信來了，沒有寫完，可是信寫的是不錯的……是的……在三十年以前一切我都比較明瞭的多。我買了報……寫了關於我的文章……（少停）呵，怎麼呢，審問吧！……

〔女檢查員站起來，帶着什麼文件往另一道門出。〕

包樂亭（一個人）這麼……（少沈默了一下，把自己隨身帶來的報紙展開了一份。）

講壇上的階級敵人……這是關於我的……是的。（看着）很厲害，說的很厲害……

（拿起另一份報紙。）「我們要揭穿包樂亭的理論……」論文，信，決議案……教

授們，學生們，五金工人們，紡織工人們……都不知爲什麼的奮激起來了……（拿起第三份報。）勇敢的提拔無產階級的幹部到科學裏去吧！……

〔打着寒戰的查哈洛夫悄悄的進來。〕

查哈洛夫 包樂亭。

包樂亭 瞧一瞧吧，查哈洛夫……從前的女僕娜絲迦的相片。現在她做了女紡織工人，女突擊隊員了。她的相片下邊就登着她的文章……娜絲迦寫着關於我的文章。娜絲迦寫的她從前是初識文字的人呵！人們都幹嗎的呵！

查哈洛夫 我顧不到談娜絲迦，包樂亭……

包樂亭 呵哈……是的，是的。（環顧了一下。）你怎麼能到這裏呢？

查哈洛夫 只有上帝一個知道……我安安靜靜的工作着，我誰也不會遭遇……呵哈，多麼可怕呵，包樂亭……

包樂亭 不好，不好……呼克里什納來幫助你吧。拔斷對他的情根吧……超越人世的污濁吧。

查哈洛夫 你試一試吧，超越去吧。

〔女檢查員入，胡塞垠跟着她。〕

胡塞垠（向女檢查員。）你瞧一瞧吧，同志，查哈洛夫對學校買的什麼書……對生物學家買的書呵！『祕密的理智』……『十字與濱達格拉瑪』……『媒介指南』……『神密主義爲世界之本體』……那裏還有山一般的書呢……真是危害的事情……你說怎麼樣呢，同志？

女檢查員：你說怎麼樣呢，包樂亭？

包樂亭：不，你說怎麼樣呢，查哈洛夫？

查哈洛夫：祕密主義是論人之行爲的最完善的科學。我們既然研究人之行爲……

包樂亭：而且你從前當過教授呢，查哈洛夫！

女檢查員（向胡塞垠。）你可以回去吧，同志。

〔胡塞垠告了別出去。〕

查哈洛夫：那麼，爲着書把我弄來的……爲着選擇的不好……這很公道的……別的

再沒有什麼了……可以去了吧？

女檢查員 再沒有什麼了？

查哈洛夫 還有什麼呢？我發誓用濱達……沒有什麼……（少停）沒有什麼……難

道我在致一切文明人類宣言簽名還……但是我賭咒……我一個錢也沒有領

……答應一月給一百塊錢，如果到宣言上簽名了的話，可是他們——連一個大也

沒有……

女檢查員 誰答應你的？

查哈洛夫 （十分不知所措）呵……他……（指着包樂亭）

包樂亭 我嗎？

查哈洛夫 我想拿些錢買望遠鏡，在花園的看星星……我……

女檢查員 誰寫的宣言？

查哈洛夫 他……（指着包樂亭）

女檢查員（讀着）「把包教授下獄……」這不對吧，包樂亭……

包樂亭 我已經告訴他了，不要……

女檢查員 告訴誰？

包樂亭 呵？這不是……寫宣言的不是我……

女檢查員 是誰呢？

包樂亭 不曉得。

查哈洛夫 他……他……他……

女檢查員 走你的吧。

〔查哈洛夫後退着，口吃着出去。〕

包樂亭 那麼你的話不是關於報告的嗎？

女檢查員 你讀一讀吧。

〔給文件，包樂亭讀着。〕

包樂亭 我誰也沒有嚇使……我沒有組織實驗所來同提擢生鬥爭。我沒有寫宣言……我什麼學術黨派也不知道……

〔女檢查員把電鈴一按，葛爾曼入。〕

包樂亭 葛爾曼！這不是，這不是，告訴她吧，葛爾曼……他是我的學生，他是我的證人，我們一塊做的報告，他統統都知道的。告訴她吧，葛爾曼……

葛爾曼 我應當重複證據嗎？

〔女檢查員點着頭。〕

好吧，我重複一遍吧……在交界上把我扣留下來，帶到這裏，給我定了好多罪狀，但是在我的一切的罪過裏都是包教授錯了。

包樂亭 我嗎？

葛爾曼 包教授是我的先生，是我的老師。我信過他的理論，我崇拜他的知識。他使我心服他的信仰和權威。包教授使我對於提擢生發生憎惡。他教科學應當同他們鬥爭。

的……他說——比從前更加兩倍的用功吧，不讓提擢生趕上自己吧，給他們證明的……不是他們，而是我們應當管理國家的……他教我看見到處都是恐懼，飢荒和瘋狂。狗打架和工人暴動之間沒有區別的，——包樂亭說——到處都是飢餓，這一部分是爲着骨頭撕打的，那一部分是爲着一塊麵包活拚的，至於階級鬥爭——這便是好聞的政治家的杜撰……呵，包樂亭是一個好政治家，他宣傳着，嚇使着，可是自己站到旁邊去不參加鬥爭，可是我，我這可憐的小卒，我很年輕，想恢復被踐踏的正義。我曉得恐懼的理論或者是反革命的政治運動的旗幟……

包樂亭 奇怪極了！

葛爾曼 是的，奇怪極了。包樂亭在純科學上作工作，可是我去作笨工而且把自己的肩放到陰謀和一切黑事的車轅下，我從頭到尾都沉沒到黑暗和污泥裏，好使包教授能安安靜靜的去預備自己的『學術』報告。現在歸罪於他，你應當比我更十倍嚴厲的去定他的罪吧。

女檢查員 誰寫的宣言呢？

葛爾曼 包樂亭。我好久的勸他不要寫，發狂的企圖……我想不把這文件帶到外國去……那時他就恐嚇我要撤消我的出國而且把我由學校裏驅逐出去。因為我是議員的兒子，同我什麼事情都可以發生的……

女檢查員 這對嗎，教授？

〔包樂亭否認的點着頭。〕

去吧，葛爾曼。

〔葛爾曼出。女檢查員在室內走着，按了電鈴，王甲梭夫人入。〕

女檢查員 關於包樂亭你知道些什麼？

王甲梭夫人 一切都是按着他的命令作的。收集宣言下邊的簽名——他命令的。其次，他命令叫把報告發到外國去，——他說，這是我們學術黨的黨綱。至於這是什麼黨綱，誰在內的，爲什麼要牠呢——不能知道的，同樣的那些祕密知道不清。

女檢查員 去吧。

王甲棧夫 但是，我還想補充一點。包教授好像小兔似的把我置到極恐懼的景況中。因為這個我沒有來告密。我怕他怕。

女檢查員 去吧。

〔王甲棧夫出。〕

女檢查員 (來回走了兩次，站到包樂亭面前，手裏拿着速記稿，讀道)「我們統統都是小兔。此後能不能帶着創造的精神去工作呢？當然不能……」呵，包教授，可是這些人是小兔呢，或者他們是巨蛇呢？這不是把你壓縮在什麼樣的環圈裏，啊，你也要說爲着生之恐懼嗎？但是，當他們往反革命的黨團入的時候，他們把這種恐懼征服了……階級鬥爭，包教授，——這比一切的恐懼都適當呢……唔，你對於他們所加給你的罪狀有什麼話說呢？

包樂亭 我什麼也不能說……這一切都不是那……不是這樣……奇怪極了……

第九場

在葉琳娜家裏。早晨。在窗子跟前，在娜達霞的小棹上——放着不大的剛開始的塑像。華連錦在他跟前試塑着。室內很簡樸。在葉琳娜棹上放着小鍋，在屋角裏放着裝着亞瑪利亞的繡布的小筐。到處都是小盒，瓶子，傢具也移換了地方——一切都是帶着一片空虛和不長久的景象。亞瑪利亞悄悄的自由，這門那門的亂鑽着，拿着什麼東西，口里亂嚼着，嘟囔着。華連錦把泥擲了，擦着手，沈思着。

亞瑪利亞（走到跟前，低聲說着。）蔡好爲就起來了。給他煎雞蛋吧。你不大愛他。你常常惹他傷心。你不關心他。呵哈，我所期待不是這樣的兒媳婦呵。

141
華連錦 你是耗子……是的，是的……是空房子裏的耗子。在地下爬着咬傢具。

〔娜達霞帶着包袱進來。〕

娜達霞 (向亞瑪利亞) 你不是小孩子了，應該自己替自己收拾收拾。把廚房弄的髒得簡直要組織禮拜六班來替你打掃呢。

亞瑪利亞 呵哈，我統統的，統統的要告訴給蔡好爲的。(出)

華連錦 末子……遍地都是末子……煙頭……

〔克拉拉入。〕

克拉拉 (往自己房間裏走着) 娜達霞你完全把我忘了。你只睡覺才回來。

娜達霞 克伯母，我想同你商量一下的。

克拉拉 來商量吧。

娜達霞 我的父親喝着，喝着。昨天我們罵了一架。我說——我不同酒瘋子父親在一塊了。可是他說——那就滾蛋吧！我於是收拾了東西就要滾開的……我想到薄老伯家裏住一住。將來到童子團裏去，和童子團一起住。

華連錦 這裏又空虛又骯髒。誰也不到這裏來……他滾到床上，骯髒的蠢虫。他整天拖
 狃着，罵着你，我的父親，罵着，一切人……我完全失了本性了，克拉拉。

娜達霞 我們一塊去，華連錦……他曉得他的親女兒都是怎樣的不聽話了呵，你隨
 身把東西帶着嗎？不嗎？不用的——我有手巾的……

克拉拉 姑娘們，姑娘們……我同你們怎麼辦呢？到我房間裏給你們弄點茶喝嗎？
 ……喝着茶我們好好的商量吧……

娜達霞 我把茶壺放上去吧。商量商量吧。

〔蔡好爲入。〕

蔡好爲 華連錦給我母親叫耗子……耗子只有生小耗子了……那麼，我是小耗子嗎？
 是的嗎？你是想說這話的嗎？

華連錦 我在你的愛情裏我對於再生的力量呢！

蔡好爲 「人之再生——不是拖拉機的修理」這是誰說的話？不記得。什麼我也不記

得了……不記得由黨裏把我開除了，從學校裏驅逐了。這是我記得的。就是這老太婆把我開除黨籍了。我禁止你們同她談話。明白了嗎？我禁止……

娜達霞 自我批評是不能禁止的。

蔡好爲 住嘴！

克拉拉 (向華連錦和娜達霞) 到我那裏去。

蔡好爲 華連錦回來！娜達霞到自己房裏去！

克拉拉 叫我們過去。

蔡好爲 我不讓。

克拉拉 (命令的，強硬的。) 即刻讓我們過去。(向他進行着)

(葉琳娜入。)

葉琳娜 誰不讓誰過去？

娜達霞 琳娜回來了！琳娜！(向她撲去。)

克拉拉 終究又回頭了……

〔胡塞堤提着箱子進來，薄布洛夫跟着他。〕

胡塞堤 克拉拉，來客了，貴客來了！……（放下箱子。）

薄布洛夫 學校黨部書記（指着出去的胡塞堤。）和新代理校長（指着自己）到車站去歡迎了新校長。

娜達霞 你完全回來了嗎，琳娜！

葉琳娜 完全回來了，小姑娘，完全回來了……你好吧，華連錦……蔡好爲，你好吧……

鬍子也不剃，頭髮也亂蓬着……沒有洗臉嗎，怎麼呢？

華連錦 他的酒不過還沒有醒過來的。（出。）

娜達霞 我去把東西拿到你這裏來吧。

葉琳娜 拿來吧，娜達霞，我們在一塊住吧。

娜達霞 我們現在來喝茶吧。（到克拉拉房裏跑去。）

克拉拉 可是你，小老媽，打扮起來了。新西裝……

葉琳娜 女教授呵。總而言之，好像蔡好爲說的，不妨過文明一點……奇怪極了！新的習

慣養成了。忽然間愛起很莊重的音樂了。到跳舞院也走一走呢……這是我呵！……

胡塞根 一個人走呢，或者不是一個人走呢？

葉琳娜 現在是一個人，胡塞根。

胡塞根 這很好……瞧吧，克拉拉，年青的，漂亮的，強壯的，聰明的——貴客葉琳娜……

你的水在那裏呢，娜達霞？

〔同娜達霞出。〕

薄布洛夫 我怕黨部書記要處到新校長影響之下了……

葉琳娜 絕妙的一個人……在路上一切新消息都告訴了兩遍……幹嗎這房裏弄得

亂七八糟呢……很好的房間弄成末子窩了。

克拉拉 這房間彷彿成了前綫了。蔡好爲同我發生着國內戰爭呢。我把他從黨裏弄出

去了可是他要把我從房子裏弄出去呢於是我們就慢慢的開火了

葉琳娜 你不害羞嗎，蔡好爲？

〔蔡好爲不作聲。胡塞垠和娜達麗入。〕

葉琳娜 胡塞垠，我們來打掃屋子吧。

胡塞垠 來打掃吧，葉琳娜。

〔娜達麗把茶壺拿去。葉琳娜和胡塞垠打掃着房間。〕

葉琳娜 唉咳，老媽媽呵，我們有計劃的，有三個五年計劃呢。

薄布洛夫 學校大加擴充起來了，克拉拉。

胡塞垠 十八名新研究生。他們中間有十個黨員。組織了堅固的黨支部……

薄布洛夫 學校將來培植新人呢……

葉琳娜 克拉拉，這不是泥塑的『科學上的無產階級。』這是被生活本身產生出來的。

薄布洛夫 造出另一種的人種呢。過十五年二十年之後我們都要成了無希望的舊的

一份了。

葉琳娜 不可怕的，薄布洛夫。你也生長的。不是的嗎，克拉拉，他回答包樂亭不是很好嗎？

我在報上看到的。

克拉拉 他作了政治的演說。講很普通的話。很服人的。

葉琳娜 學者們干與政治是有害的。百年的範圍丟掉吧。

薄布洛夫 同這位絕妙的女子學習思考百年的範圍吧。

葉琳娜 至於塞美爾的盜碗呢？

薄布洛夫 葉琳娜……

葉琳娜 但是『浮士德』依然是絕妙的東西呵。我在沙拉多夫讀了的……把桶提到

廚房去，把髒水倒了，洗一洗，提桶淨水來。（薄布洛夫提起桶出去。）把窗子打開吧，

胡塞根。在街上有春光，太陽……都閉到避毒瓦斯的匿身所裏了！（胡塞根把窗子

打開。）在我們新校舍的正門上將來刻着『金剛石基本專門學校。』這下邊就是

口號：『紅旗徽章的，集積農莊的先鋒隊，突擊隊員，你——是人類的金剛石基本』
呵，不錯嗎？我在火車上想出來的。

胡塞根 金剛石——堅硬的石頭——割玻璃，不怕火煉，自己還發着光亮……你是金

剛石，葉琳娜。

克拉拉 你的頭不痛了嗎，胡塞根？

胡塞根 把圖書館檢查了，把查哈洛夫揭穿了——很結實的頭。當一看見她的時候，頭

總還有點暈……這筐子弄到那去呢，葉琳娜？

〔亞瑪利亞入。〕

亞瑪利亞 這是我的筐子。別動我的筐子。蔡好爲，告訴他，蔡好爲……

蔡好爲 算了吧。

胡塞根 拿去吧，老女人，拉到毛坑裏去吧。

〔亞瑪利亞把筐子拉去。〕

胡塞垠 唉，嘍，呀嘍，真是可笑的老女人……

蔡好爲 唉哈……（往門口走着）

「蔡好爲出。」

葉琳娜

蔡好爲！

胡塞垠 儘他去吧。不可惜的。

葉琳娜 的確是不可惜的。好像拔掉牙齒一樣。

克拉拉 這個牙齒連根壞了。

「娜達麗入。」

葉琳娜 呵哈，新鮮的空氣呵……我早就想把窗子打開的——老女人不叫開。茶好了，

同志們，茶好了。

葉琳娜 我們把手洗一洗就去，小娜達麗。

克拉拉 呵，琳娜，叫看一看額顱……（到葉琳娜額上親着）呵，這樣的額顱不能往科

學裏鑽……穿裙子的哈孟雷特……

〔胡塞珉出〕

胡塞珉（到上廚房的路上）你聽着吧，琳娜，現在你聰明的多了，比我處的高了。我要趕一趕，比你，那時有正經話呢。

〔薄布洛夫帶着桶子進來。〕

葉琳娜（向薄布洛夫）茶好了，薄布洛夫。

〔同胡塞珉到廚房去。薄布洛夫把桶子放到放着模型的小棹跟前。華連錦提着小箱進來，很不自然的沈默了一會。華連錦走到模型跟前，拿起鑲紙，打了一下，模型打得粉碎。〕

薄布洛夫 你作這幹嗎呢？

華連錦 天才的女人耍脾氣……『科學上的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我新的
一點還不能說，但是這塑作品我不惜把牠打碎呢……厭惡而且空虛……爲着這
你……你很很的改變了，薄布洛夫……

薄布洛夫 是嗎？你見到了嗎？……這的確……我們時時以爲我們是生活的教師，教着……現在我們坐到預備班裏從頭開始學習一切的功課……可是到現在說教的心理在自己的心裏還沒有除淨。很難的……但是無論如何——我的道路是顯然

了……

華連錦 你自己找着路了，可是我呢，工廠也不濟事了。

〔葉琳娜和胡塞垠入。〕

葉琳娜 (看見小箱) 華連錦……我在這裏任的很不久……別走吧……我今天也

可以……

華連錦 我完全走了。我不回來跟蔡好爲了……

胡塞垠 呵，蔡好爲呵，第二個老婆又跑了，華連錦，喝一點茶再走吧……

〔華連錦不作聲。葉琳娜悄悄地把胡塞垠拉出。〕

薄布洛夫 你……你走的嗎……

華連錦 你瞧吧——地下是泥土和灰色的塵土……我自己剩下的也是只有灰色的塵土……我的父親把我打碎了……是的，是的……他教我到處只尋找絕對的刺激……我愛了蔡好爲——我愛了絕對的刺激，這愛情應該把我做成了一個新人……於是我到空虛裏去，向無人……我的父親把我的腦蓋骨打碎了，自己也把自己打碎了……現在我真想對我父親說好多刺心話才好……

〔包樂亭入，屢彎了，變老了。亞瑪利亞好像影子一般跟着他。〕

包樂亭 呵，說吧。

華連錦 爸爸……爸爸來了……

薄布洛夫 包樂亭請坐吧。

包樂亭 說吧，小華連錦，統統都說出來吧。

華連錦 不，那的話……我是糊塗人，爸爸，我不知道我怎麼了。

包樂亭 我自己也是一付老泥頭腦。沒有朋友，沒有學生，沒有女兒……孤零零的好像

狗一樣。

華連錦 我不能聽他的話了，我不願聽了，我現在去發展了（跑出）。

薄布洛夫 呵……（跟她跑去，後來又向包樂亭跑去，後來又跟華連錦跑去）包樂亭，

我即刻來。

〔跟着追出去。娜達霍由克拉拉房間裏出來。〕

亞瑪利亞 這就是了。不應當來的。不應當……

包樂亭 別擾亂我吧。我甚至於連親女兒都不知道了。三十五年前一切我都明白得多了。

亞瑪利亞 你記得嗎，包樂亭？……三十五年前……姐姬亞娜節。柯朗廳裏輝煌的燈火，

講台上站着一位學生……

包樂亭 滾你奶奶的學生去吧！……你心裏除了一位學生以外連一文破錢也沒有。走

開吧，不然我要打你的……

「亞媽利亞跳出了門。」

包樂亭 我也愛過這老煙灰盒！……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愛……現在完全剩我一個
人了。在無空氣的空間裏……

娜達霞 這裏還有我在站着呢。

包樂亭 這是你麼，小童子軍……

娜達霞 她常常總是辯的……老女人。總是在嚼着，嚼着……我簡直奇怪起來了……

包樂亭 我沒有留意。是不錯的，嚼着的……

娜達霞 可是三十五年前是皇帝和地主管政權的。還有警察長呢。說童子軍的老實話
吧……把勞動者的幾層皮都剝了……梁什迦告訴我的——他的父親看過活警

察長的……說童子團的老實話吧……

包樂亭 昨天我到學校去了……不過是看一看而已。在過道裏亂轟轟的，好多不認識
的人。年青的研究生。我們的研究室依然是照舊的鎖着。他們都在門口爭辯着。很激

烈的爭辯着。有一個人提議要把鎖扭壞的。這提議當時被打消了。我在櫃子後邊聽到他們是怎樣的罵我呢。

娜達霞 你把門開開就好了。

包樂亭 (照娜達霞看了一下，沈思着) 我想……可是後來……從櫃子後邊出來很

害羞……

娜達霞 羞該怎麼呢！……有一次我把學校的窗子打破了不作聲。都問着，誰打破了，可是不作聲。當時說出來很差。可是後來說出來——就輕鬆了。

包樂亭 或許是的，或許是的……我不爭辯……小童子軍呵，剩下我一個人了，向誰得一個忠告也無處可得。

娜達霞 你曉得怎麼辦呢，你到我們童子隊裏去談一談……我們好商量一下。

包樂亭 老了，小童子軍呵，我老了。

娜達霞 是的，這是不錯的……我們只到十四歲……呵，那麼，你暫且坐一坐吧……

（往克拉拉房間出去。）

包樂亭（一人望着手裏拿着的一束小花）在街上賣着雪裏青……人們都走着，買着，笑着……我好久沒有笑了，好久……

〔葉琳娜和胡塞根入〕

葉琳娜 你好吧，包教授……

包樂亭 葉琳娜……你……我……我把我的研究室的鑰匙帶來的。（給她鑰匙。）拿去

開開好……

葉琳娜 你自己去開開將來領導新研究生吧。我們等你下手工作呢，包教授。

包樂亭（向胡塞根）這麼着的呵，查哈洛夫把圖書館的錢都化空了，可是新研究生

們得用書呢……我自己的圖書館很不錯的，你們用着什麼，去拿去吧……請去拿吧，我很請求你……

胡塞根 包教授，不用多請的。書籍要用的——砍頭都可以……我即刻就跑去。

葉琳娜 來得及呢，胡塞根，後來再去。

胡塞根 不能等到後來，一天都不能耽誤的……唉——噢，呀——噢，我去弄多少書呵！

……去吧，包同志，去吧……事情是清楚的，我們在一起工作呢……我們去找金剛

石呢……明天我頭一個先跑到你研究室裏。

包樂亭 葉琳娜，無論科學，無論你都用不着我了。我對於人，對於結論都錯得太很了。這

些錯誤是跨不過去的。

葉琳娜 不對的，包教授，你跨過去吧。只要你願意就跨過去了。

包樂亭 願意……

葉琳娜 你隔着研究室裏窗子去研究人生，好像在一杯水裏去研究海一樣。在杯子裏

沒有漲潮，也沒有微波，也沒有颶風——只有鹽的結晶和滴虫。於是你就拿滴虫的

騷動來解釋海水的漲潮來了……公開的來承認這個吧，包教授……

包樂亭 怎麼承認？

葉琳娜 公開的來批評自己的報告。

包樂亭 呵哈，原來是這麼……不，這我是不能夠的。

胡塞根 你一個人不能——我來幫助你。

包樂亭 我是驕傲的，葉琳娜。我被惑疑壓潰着，我是乞丐，可是我是驕傲的……在人面前來打自己……這個我沒有力量。

〔門開了，蔡好爲入。〕

蔡好爲 去吧，母親，別怕吧。去吧，告訴你的。都到這裏來吧……都……

〔亞瑪利亞入，勃布洛夫夫同華連錦，娜達靈同克拉拉從自己房間出來。〕

蔡好爲 這不是——誰沒有見過，瞧吧，——這就是她……蔡好爲的母親，從機器跟前來的無產階級者……我很榮幸的來自己介紹吧——軍法官的兒子……

克拉拉 這個我們久已知道了。

蔡好爲 我要知道是誰說的……那個混蛋把我出賣了？我問你們。

胡塞根 睡覺去吧。羊尾巴……

蔡好爲 那個混蛋告密了？

薄布洛夫 我告訴了你的過去。

蔡好爲 呵，你……同華連錦……這麼着，我們走吧，母親。娜達霞，到這裏來。我們去站到花園裏，伸着手，要飯吃吧。給被開除的一點吧。母親，你也是被開除的。娜達霞也要被開除的，一曉得她是誰的女兒的時候……

娜達霞（掙脫着）你盡是扯謊。並不與我相干，不與我相干……克拉拉，不是不相干嗎？

克拉拉 別聽他，娜達霞……

葉琳娜 你真是一個滿身癬疥的……蔡好爲！

蔡好爲 爲着這你就是一個女無產階級者了。世界的大釘子女校長哈！深深的鞠一躬嗎？走，老太婆，走吧……在大衆面前我承認你了。快樂吧！（向包樂亭）走吧，老頭子同我去吧，我們是同樣後裔的人，是光榮的一夥……你也是幹什麼也不中用了，

舊套鞋，命運的預言者……

（出亞瑪利亞咕噥着跟着他。）

包樂亭 不……不……只是不同他們一塊去——不儘他們吧。儘他們說吧，儘他們當面哈哈大笑吧，——讓他們說老頭子害怕了，懺悔了……我要說我怎樣的擁護小兔，而小兔竟成了巨蛇……我怕葉琳娜，我把研究室鎖起不讓她進來，把她引到不正確的道路上……可是對於葛爾曼我把門開了……關於這個我也告訴的……我高興着每一個恐懼的徵兆而極力的不注意大無危的事實……我歡迎過胡塞根的瘋狂而輕忽了他的智慧的發展……我過的是相似的人生——我是在家裏和研究室裏創造了牠——我沒有明白真實的人生，可是人生用不了解牠的孤獨來報復來了……這真是可怕的報復呵！我似乎不羞眼淚的哭着……我又老又弱了，而老頭子能哭嗎，不是的嗎？……但是我現在去找那些青年人，去找那些有力的，要求着研究室的鑰匙的人，我把我的一切鑰匙都交給他們……喂，你呵，新校長呵，

我接受你的提議。

胡塞根 我們接鑰匙吧，我們接全世界的鑰匙吧，用頭碰去吧，同志們！

(幕下)

版初月四年九十二國民華中

刊叢活生化文

種四廿第

編主金巴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所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里 豐 慈 路 西 山 海 上

所 刷 印
所 刷 印 活 生 化 文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懼 恐

著 夫 諾 甘 諾 非 亞

譯 華 靖 曹

角 七 幣 國 價 實

#87
101040

101040

